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敏求軒述記

陳世箴輯

卷三十一卷六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敏求軒述記卷三

丹徒陳世箴後林輯

王生傳

謝良琦 石壩

王生者。幽州人。不肯言其名字。善琵琶。人呼爲王琵琶。或曰。王生也。余於京師。貴人坐上見之。年六十餘矣。顏色憔悴。琵琶聲尤哀。怨酒半。忽私謂余曰。歪抱琵琶五十年矣。幸遇公。倘不鄙夷。死無憾。余未之應。明日復至旅舍。自言天啟時。曾侍至尊。時上方喜新聲。教功能琵琶者。以百數。顧獨愛生。每風悲雨淋。上心忽若

不樂生從旁

國壽少年美次

生教之後國壽

如復見國壽

併斥生遊下

琵琶必以生

起身卒伍與

其聲以感之

之西往往戰

以泣自成竟以失眾敗死生流落湖湘二十年以琵琶  
自隨又叙述其生平遭遇爲歌曲抑揚上下其音節使  
合於調聽者淚落旣而老病復歸京師京師之人見之  
皆曰此四十年老王琵琶也余謂琵琶小技至於常侍  
至尊又所盼睵不同於眾八則亦琵琶一時之遭也然  
轉瞬而屏斥轉瞬而流離又轉瞬而衰老此在琵琶聲  
中不過一瞬耳而人民已非舊絃未斷是可感也且子  
曾侍燹廟當時諸臣媚子其人有至今在者無有乎曾  
遊王公貴人當時恒舞酣歌不憂國恤其人有至今在

者無存乎。曾隨李迹。當時飛揚。政扈之雄。其人。有至今  
在者。無有乎。乃酌之酒。而告之。曰。子爲我彈吾爲子歌。  
歌曰。望宮闕之巍。我兮。中。淒。以。其。瞻。秦。楚。之。絲。選。兮。思  
迷。以。離。悵。荒。草。之。故。居。兮。子。將。安。歸。歌。未。竟。王。生。調。益  
急。聲。益。哀。雙。淚。承。曉。欲。下。功。徐。而。終。之。曰。此。自。古。莫。不  
皆。然。兮。又。何。獨。悲。悲。之。聲。悲。

月湖先生傳

藍鼎元 玉霖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修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明決莫之能欺由是

公庭肅然。念編審爲賦役大政。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戶。白封投納。除戶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滾單之法。使糧戶自相催納。不用胥差。方舉行時。豪強不便。胥吏陰撓。至上官亦爲搢搢。勸以勿事紛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弊竇悉除。差役袖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罔有絲毫逋負者。濱

海習俗輕生。諍語小故。輒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兩積堂下。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件作謝弗及也。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卒。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爲毒矢。所殲。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從。先生葛袍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霖雨四郊。霑足。人以爲精誠。



所感云丁亥夏霖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爲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與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銳黃尚柔皆與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餉之次日復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與文教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繭絲牛毛終日論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一詩

古文各一。浦人士濟濟奮興。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山尚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戶。暨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廝寄寓。漸忘其故。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

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慄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輒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厲禁之。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豎旗集眾。謀再至浦。先生遣鄉長黃利見。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巨魁。會曉及其從。蔣卿江貴。

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錫洋簪。盜牟之類。不可勝數。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興六號。徐容卽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剿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當宁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尙作海上遊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宰。

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出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存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母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聞道從北門逸去。士民追思不已。卽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逋寇。多伏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等出沒。彼皆知之。將安所逃。顧其人長者。能自詣歸誠。必無患也。於是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

威信皆草面終不爲盜頌聲大作已丑內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雕假印偽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孚傅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間海賊焚燒營汛舟楫聞之燕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悉海上情形又以商船被劫多由沿邊掛號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劫於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稽查爲良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是始

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弭盜事。

官一疏。旨皆嘉納。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菜慰勞之。

是冬海賊陳尙義遣周錦赴兵部求撫。先生謂尙義必

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賊久在海

上肆劫。今就其求撫。請率舉人候選知縣阮蔡文。千總

王三駱南左其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諭旨

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着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

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爲副。未幾颶風大作。駱

南等船飄失無踪。蔡文一船飄折大桅。先生馳至天橋。

厥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尙義並其黨  
百餘人皆招致詣京師明年春正月擢通政司右叅議  
尋遷左叅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有虞氏陵  
及頒賞楚省綠旗兵丁先生自襄行糧不擾地方官一  
絲一粟入境卽頒賞賚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  
山川險峻或請僻遠營汛可調官代領給發先生艱然  
曰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卽峭壁危崖馬不  
容騎輿不容肩者亦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紅  
苗窟穴情景利弊以籌撫久安之計祭二陵皆竭誠



敏求軒述記

卷三

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圮捐貲屬令修葺陵逼諸徭崗崗  
長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鼓吹笙鳴鳴  
舞跳而導婦女辮髮纏三小竹於髮爲椽繡紅絨布覆  
其上連袂而歌爲靡曼聲譯其語乃蜜蜂飛來千丈高  
槃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四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楚使告竣遷鴻臚  
寺卿又遷大理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命赴甘肅勘視  
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餓殍縱  
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會同陝甘督撫發倉

賑恤尙慮窮鄉殘黎。或未遍沾實惠。徒步郊野。汗淚交並。時值癘疫炎蒸。遂一病不復起。以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彌。啣之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奠錢。一緡而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遺稿。漳浦政畧。行於世。

王霖論曰。先生出宰十四年。入於人者最深。一生事業。此爲顯著。宜漳人之尸而祝。社而稷之也。固原計至自士大夫。以及農工。販豎莫不咨嗟太息。刑牲設醴。奔哭於月湖書院。數十日不絕。復劇金置田。春秋饗祀。事之。

若私親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可無愧也已。  
立朝日淺，措施未暢，使天假歲月，其經國遠猷必更大。  
何可傳者，惜夫。

寒支先生傳

藍鼎元 王霖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也。甯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視天下人。讀書無足當意者。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沉深峭刻。雄偉淒麗。與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風雷雨。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時當天啟崇禎間。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未

嘗不慷慨欲獻。惓惓有所屬望。奈數奇困頓。諸生九試冠同列。典閩闈者。莫不欲一物。邇李生爲重。竟不可得。大清定鼎。閩中尙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周。何楷。並薦寒支。尙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反復上書。與道周悲憤時事。及道周死。義走福州。請褒卹。時問其孤。葵存沒。廬舍完燬。輒嗚咽不置。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齟齬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寒支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存命。

寓遂懸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  
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  
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爲動。疑謗  
亦釋。寒支旣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辰  
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  
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  
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  
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寒支積有  
壘魄於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概。嘗詣

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闕獻橫行事痛悼欲絕  
淚下如泉湧不能禁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敦聘絡  
繆踵門寒支嚴拒之自春徂冬堅卧不起乃得免寒支  
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  
無使李公知也晚號媿菴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  
甯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  
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

王霖論曰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觀  
鄴芝龍真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明數已終日月出矣

燭火不容於不息。宜先生之不應聘也。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冷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與管幼安伯等矣。





偃師三孝子合傳

張九鉞 度西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大溢。水破外堤。灌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奎星樓上。張大觀者。奉母亦登焉。水撼急。樓傾。眾皆溺。大觀左手爲樓石柱。戕臂至腕。皆折不斷。如縷。血漂波赤。不顧入。奔濤求母。孫號救。大觀叱之去。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老樹橫偃。嚮口。大觀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枝上。復涸而覓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佯慰母。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母。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夜創重。竟死。同日有蔡應泰。

楊璞事

蔡應泰母死。水將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匝。令固。兩  
大帶爲纜。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資母。柩轉洪波中。上  
下。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下鞏縣神隄。灘神隄  
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遏黃河。河漲倒灌。洛流縈  
旋灘上。柩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鈎引至岸。昇之上。  
蔡亦無恙。天將暮。爲隣村喧救。兩人趨視之。則其妻與  
子也。眾嗟歎曰。神感也。醵錢送之歸。

去莊民楊璞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資。璞貧且懦。水

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沉抵北窰。水勢奔驟。若有挈之者。旋躍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禳。黿渙。澣不沈。亦下。神隄灘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一婦人抱子漂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舟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舟。夫婦俱溺死。先是村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當速救孝子。婦民驚起。各具舟與竿。以候。以故俱得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璞令六十餘猶在。



書提督花連布遺事

洪亮吉 雜存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兵。余視學此方。始識之。公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自言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乞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故余試南籠。所派適公。標下參將。余按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提調之知府。左右坐。公聞不悅。日晚會讌。公所尚。慍見於色。余笑曰。非妄自尊大。實向例若此耳。况公不讀左氏乎。

王人叙諸侯之上。語未竟。公意頓釋。後兩人者意氣合。遂約爲兄弟。時從弟顯吉雷太守署中。一日見公。以公之官稱之。公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拉入署中。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歲乙卯。公當入覲半道。適銅仁紅苗殺官吏反。貝子福康安以總督進勦。檄出公隨營。素稔公勇。令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公大營日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又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貝子如此。百晝夜。鬚髮畢白。

余時報滿將入都。以書別公。復書曰。事勢至此。與君永  
訣矣。他日史館中。爲余作佳傳可也。時公已擢提督。加  
太子太保。後半歲。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巨礮。一  
鳥鎗三旋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  
力轉入巖石下。折頸乃死。事定。諸將奔。百計出其屍。則  
顛骨皆寸寸。折兼失一臂。特旨賜祭葬。並建碑墓  
上。余時正派撰進擬文字。碑文卽余所擬進也。公死事  
曲折亦槩括爲叙入云。





記季亢二家事

王友亮 對亭

國初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江甯。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興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輒六十人。蓄伶甚衆。又有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直鉅萬。及笄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涕泣廢殮。謂弗若。其主家廩養。乃遣還。與鈕氏觚賸所載器。問余幼隨先大夫之山西平陽。任屢遊城外亢家園中。設寶座。仁皇帝嘗臨幸焉。

尤西堂編修亦客此撰李自登科雜劇園大十里樹石  
池臺幽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旣南返  
猶心憶之弗忘就隆壬寅余官秋曹郎中浮山張菊坡  
與亢氏爲姻戚因言亢先世得李闕所遺輜重起家康  
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  
十餘萬兩他與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瑤  
一空計余遊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園  
亦鞠爲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  
居半焉兩宅盛時不思種惠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

一途轉瞬一百年之間。澌滅至盡。可憫也。夫季氏尚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藉儒業自存。亢氏以學爲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能。爲計憂傷。短折遂致。餒而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於此。可以憬然悟矣。



孝子沈煌傳

杭世駿 董浦

煌字升中。杭州餘杭人。年二十。爲邑諸生。父天曄亦列  
賢序。避讐於外。十年不歸。煌日夜飲泣。欲脫身尋訪者  
屢矣。始壯。卽跣足徒步。獨行七十餘里。書零丁數萬黏  
通衢廣術。及叢祠委巷。殆遍。冀有所識。引得踪跡之。卒  
感神夢。值父於瀋陽。抱持痛哭。哀動行路。旣歸。煌就館  
會城。父故好遊。歷不忍聽其獨居。賃屋錢唐湖上。以娛  
其志。晨夕扶持。備極色養。父歿。哀毀骨立。目瞿心瞿。自  
殯及葬。無纖悉遺憾。歲己未秋。從會城歸。餘杭沿山行

十八里野曠無人。猝遇孤僧。將肆劫焉。煌素庭羸。手不能持。寸鐵作力。格鬪斃僧於道。抵舍纔一夕。以力憊。竟不起。年僅四十有三。妻早喪。一子先天。余聞禹航沙村。有沈孝子。慕不詳其名。邑水橫溢。母被溺。孝子號慟。入水抱母屍以出。如越曹娥故事。詳載邑乘。煌善吟咏。工行楷。尤長近世書義。思力縣邈。侃侃自立。尋父一事。可與沙村比烈。而妻子凋喪。不得上其事於有司。竟罹凶暴。天其天年。名姓不得章於人世。有心世道者。惡能默而息也。

義犬傳

王友亮 封亭

康熙間婺源諸生施在宥性豪縱蓄獵犬甚眾罕當意者一日購犬名烏奴隣村洪氏之畜也愛養甚至犬忽遁歸繫以返久之性稍馴攜以出獵復遁歸洪方耕於田驅之不去重其戀已也亦不復驅俄而腥風振林虎驟至銜洪去犬急躡於後騰起嚙虎陰虎驚而呀洪墮地得脫走犬嚙虎益力虎怒哮奮擲數十百次爪牙皆不能及犬遂隕淵以斃犬泐出追及洪貫餘勇爲之護送抵里門遽走還施施見其自歸也喜旣聞其脫洪於



厄則又大喜。視犬益厚。自是犬不復歸。

論曰。售犬則主恩已絕。傾谷戀不忘於萬死。一生中得當報之始。去義哉。梁馬仙聖有言。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烏。虛。犬。豈。盡。然。耶。

紀泗者

宋 和 介三

胡龔叅述一泗者。則繆湘芷太僕之所述也。曰。余少年隨父讀書金山寺。有總兵某者。亦止於寺。一日隨其僕四過余父。余見其僕而怪之。曰。將軍魁如者。何爲僕。此獠如者。曰。此海中善泗者也。戰海上。是能泗百尺之淵。鑿凶門而椎沉賊舟者。曰。然則能下於金山之淵而窮其所見乎。曰。能。於是總兵令於其僕。曰。孰能者。一僕曰。僕能者。而僕卽赤其體。惟不露其私。云懼菑之噬其私也。又計曰。獨泗誰我驗。請偕一人泗。旣泗矣。俄而二泗。

出曰懼乎曰懼猶不足驗請沉一物驗乃沉一鼎二泗  
隨鼎沉久之不出怪之又久之則怪且懼懼使其主喪  
二僕也然其主不懼也更久之雖其主亦大懼且哀之  
矣無何鼎出亟援鼎二泗載鼎出雖出然不能言有蟲  
如蚪噉其體拔之不出乃出之而酒飲之乃能言曰胡  
久不出曰漩迴金山之根也疾如輪逆之則足莫前順  
之則莫據足而一前一却而一匝金山之根以窮其所  
見嘗何如久乎曰何以力出鼎曰水載之出也出水非  
扛鼎之力無以力也曰有蛟龍乎曰有魚大如龍而羣

遊將近人則逝日更何見日將見金山不五百年矣  
安所見日金山不根如荷花莖半腐爛而半其庶幾支  
五百年乎



紀石人

朱和介三

潁水之涯有石人以維舟者也。一。且夜半。岸有人言曰。求日常有黃衣四。白衣女子四。青衣四。渡此。使能有其衣。黃白者一。亦足饒樂矣。而應之者曰。皆鹿侍郎有也。其時侍郎猶諸生。舟子大異其言。則石人言。旣明。有呼渡者。其衣色與數。一如石人言。前渡之。載二人。而舟可入。九人載者。也不能益一人。舟子止。後人曰。後而濟中。渡舟子曰。若輩皆去鹿侍郎家者乎。留一乎。人怒曰。爾豈留我曹一者乎。禍爾矣。舟子觀其人。皆巨身而光怪。

人又怒詰之曰孰與爾言者卅子惶恐指曰此石人言  
曰石人敢言我乎我與爾言石人截其頭有珠一剖其  
腹有硃砂一斗然悉爾不能盡有也於是十二人盡濟  
跡之至鹿家皆不見後舟子夫婦老不能舟言其事於  
侍郎憐之乃老其家當其跡而返也卽呼其婦夜宿於  
舟共椎破石人果頂中貫一珠腹滿硃砂然則石而人  
亦足寶貴矣何爲人言也哉以石而不可懷寶故不禁  
其石而人言也婦得珠大喜掌弄之墜水中

紀獵者

宋 和介三

河南有毒弩矢射獵者則故陳長沙公所述也云獵者  
一日射於楚豫之介或告之曰某山有物能射之乎曰  
著乎我矢之毒物無五步死者曰然當絕地以射之以  
其雄捷而人不能避也識之於是行山中見一高出於  
林者大樹援而上據之以枝隱之布約之不使物見也  
身不危以致力乎射也頃之有羣虎驅鹿羣至皆列而  
伏道左狀股栗若有威攝之者忽風偃草木有一物乘  
風來氣晦蒙之見如斗火光二則其目也而既風然至



怒山然坐。虎鹿進。或啖虎。或鹿視乎虎。鹿之肥瘠也。獵者樹坐。下視之。審穀弩。射其目。一物仰視。見人。怒一。噉樹斷其半。再射其一目。毒發物斃。肉如邱。

莊君別傳

趙懷玉  
億孫

君姓莊氏諱繩祖字蜚英晚號樂閒居士武進人以孝廉爲交城令勞心諄諄一以撫字爲事有少女殺於野君集村人履勘某某者視速脣動君密召女父母問識此二人否曰是日黎民獲尸實見二人共踞高阜君曰地甚僻爲時又早不宜有人至必殺人者內怯於此偵探耳嚴詰之果女不受汗被殺燕某縊其妻及其弟之妻誣隣威偪至則二婦共縊一索足離土牀二尺許土牀右設木榻君卒然問曰榻非舊在此乎然則婦由汝

死何誣隣爲燕堅不承君曰此易知耳果自縊必有承其足者非偏之使縊抽榻而何燕辭塞蓋二婦皆不謹燕故欲其死適與隣仇遂縊而致誣也縣中稱神明縣故產羊皮及白鷹大吏皆歲徵之然白鷹實不數見前官於羊皮多減值浮取白鷹則尅期令山民分捕民競納贖乃免君至給羊皮民價而白臺使革取鷹之弊嘗得襍取野雞千頭吏思貨緣爲利請仍飭民捕君弗許願買百餘頭應焉方是時巡撫爲鄂寶公布政使爲朱公珪二公者以清節聞天下待僚屬開誠布公故君得

久任而展其志如此。會大計。將條君治行以上。君以年逾六十。非老氏止足之義。遽引疾歸。去之日。縣民遮道送數十里不絕。道經太原。眾問車中何人。僕夫以告。皆曰。是交城賢父母也。胡爲欲歸。有挽車以送者。其後交城人來官南中。及里人之客山右。無不嘖嘖道遺愛。以爲君去莫之能繼。吾郡有鬻裘者。家交城。忽登堂請見。時君目已盲。鬻裘者再拜曰。自公歸。邑父老日冀公復出。今日肯其不能重蒞吾土矣。欲獻而去。嗚呼。何以得此於人人哉。

論曰。後漢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記不足。月計有餘。如君者。殆其人歟。迹其居官。斷獄近知愛民。近仁引退。又似勇非。聞道而孰能之。聞君臨終。以三事勅其子。曰。毋作行狀。毋修二氏法。毋增飾喪禮。受親友賻而淹久不葬。夫習俗移人。而確然於生死之際。所養蓋非一朝夕之故矣。

苟璜傳

熊質泰 善性

苟璜字涓占。先世甯夏人。曾祖某官安慶營守備。遂家焉。璜得少林內堂法。以靜制動。人犯之輒仆。行五遠近無不知苟五者。嘗之虞城。見兩小兒鬪。一小兒曰。不汝懼。汝江南苟五耶。璜解小兒手。問曾識此人否。曰。苟五死久矣。若尚在。當蒲伏至其家。百拜而師之。璜顧笑曰。吾亦知其死久矣。時年僅四十餘。嘗見史傳。沐德信。李北海。王摩詰。皆以爲古人。東坡在海外。傳聞已死。文人得此。甚難。不料技藝之人。亦有此盛名也。歲壬辰訪之。

於雙井爲人短小。美鬚髯。善談笑。溫溫如文士。往還旣久。問其所授何人。曰得之於殷漢西漢西。授之於桐城李廷遠。廷遠削髮爲僧。入少林得內堂法。歸仍蓄髮。今少林廢。吾已老。曾不得獻技於疆場。徒仆販夫。街子於地。吾之辱此技也甚矣。因問能敵幾何人。曰在膽不在技。膽生於技者。敵人少。膽生於義者。敵人多。岳少保以數百人破敵兵十萬。有以激之耳。豈數百人盡少林僧耶。向聞其不肯傳子。因謂師可授弟。父不可以授之子。向不愛其子之甚也。曰適所以愛之也。方余三十技成。

十年間勝壯士以千計。一夕夢與女子角。不勝。思再角。掌側處痛甚。手顫醒猶悸也。有太平宋氏子以厚貲延余至家。居久之云。此間有老翁不知何許人。嘗仆數十人。曷訪之。余欣然而往。有老僕阻之。不顧直達卧所。老翁方以白疊布拭壺。若弗見。余與宋皆怒。宋云。聞先生善拳勇。有之乎。曰。七十老人。豈能與人角力。况武不善用耶。余乃起舞。滾鵬法。捷如風雨。老翁冷笑。少林法。待人先發。不得已發之。亦無不中。乃猱而入。而掌側痛如夢中。老翁以壺中茗注滿。馭中授余曰。勞苦曷飲。此余



以手承之。盡覆於地。乃辭出。宋尤余曰。子往日若不經意。茲乍入而手顛如是。豈因老翁傲而憤甚故耶。蓋老翁傷余時。宋固未之見也。翌日託故歸里。杜門謝客。今三十年矣。所見拳勇士。非不得其死。則無後。余有丈夫子三。皆出太平老翁之賜。人當扶起人。今日夕思仆之。卽不仆一人。心術已不可問矣。奕入神品者多不祥。一梓之上。方罍之間。卽盡殺之。何與於人。且以其滿盤殺機也。而天罰之。况以七尺之軀。顯踣於地耶。此技於有事時。殺賊則佳。承平時。所謂弗戢自焚耳。若傳之於子。

是禍之也。後數年遇宋於途。云再訪老翁不見矣。於是每至懷甯。不過苟氏。若缺一事云。今年有友自懷甯來云。苟已歿年八十餘。余聞而惜之。嘗考少林法起於宋之張三丰。三丰爲武當丹士。徽宗召道梗不得進。夢神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其術流傳陝西王宗爲著。溫州張松溪甯波葉近泉單思南爲著。近陝浙之派不知尙有存者否。其在苟氏則廣陵散而今絕矣。惜太平老翁不通姓名。不能偕諸人傳於世。或曰翁神人也。見於夢者其化身耳。其然豈其然乎。然而夢則奇矣。



徐七山先生傳

熊寶泰 善惟

七山先生余三舅父也。名恩。澗字滙宗。先生少不慧。讀書苦不能記。年十四。四字書猶未卒讀。外王父命廢書。先生不肯。塾師屢誚辱之。一日先生忽開悟。讀書洞如觀火。塾師問他生經義不能對。先生應如響。觀其自爲制舉文。皆有精意。而筆甚矯健。塾師凜然異之。明年補學官弟子。卓然爲經師。嘗閱社會文。不知爲師文。而抹之。師亦愧謝。文登。徐雨峯先生士林官安慶知府。愛重之。延入署。課子弟。而屢困場屋。雨峯先生巡撫江蘇時。

潛山丁文元長宏遠吾交星樹父也官如臯訓導亦中  
丞所取士也。謁時字先生謂丁文曰。滙宗仍滯諸生耶。  
吾當時有獨步江東之譽。其才出二張生上。謂桐城張  
瑚張尹。今張生皆滯選矣。爲吾寄聲問之。旣而嘆曰。滙  
宗文有西京氣息。反覆之則更佳。非吾莫能識耳。先生  
聞而大哭。遂絕科舉學。如楊大年好葉子戲。至於通夕。  
他人倦睡如懸風槌。而先生如初爲之者。一日主人已  
厭倦。燭盡度不可扣戶。索者眾曰。三晝夜矣。漏下五鼓。  
焉不假寐。明日再爲。先生深以爲不可。曰。有法。急捲紙。

作數十筒。遞吹取光。以發筒盡。而天曙。曰。何如。使從諸君言。則此局斷矣。人傳爲笑樂。余在海州。從先生。終日不在師位。所爲文。陳几上。先生偶至。點竄之。無不就人意。而充滿之。故塾中少書聲。皆欣欣然。文思日有進。勝他日伏案吾伊時也。以恩貢生入貴。爲復設教諭。未選卒。年六十六。彌留時。顧內兒曰。多焚葉戲具。語不及他。余年二十始歸里。先生已歿。人皆惋惜曰。先生歿而訟事興矣。有膠轕事數年不能解者。先生一二語無不折服。嬉笑怒罵。人皆奉以爲神明。縣署前。輒聞人嘖嘖言。

敏求軒述記

卷三

使徐先生在吾輩不得至此

述記卷三終

敏求軒述記卷四

丹徒陳世箴後孫輯

義山公傳

藍鼎元 玉霖

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驁自大。不屑與羣兒偶。長益卓犖。偉軀幹。虎頭燕頤。巨目豐頤。口可容拳力。舉八百鈞。足追奔馬。曳其尾。倒行刀盾槍砲靡不精。絕時拘腹跳叫曰。丈夫不封侯。拜將非人也。年十六。無以資生。或勸之業。染笑曰。君子固窮。吾姑試爲之。設缸置甃。收里布。躬染濯。一日遇族叔贊皇於道。見手



青問何爲。以實告。贊皇怒。舉扇撲其額。罵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立功。萬里外作此。不肖可鄙。公瞿然歸。持斧擊斃。缸破之。集族中雄健者十五人。謀曰。我欲爲國家出力。顧世莫我知。無尺寸憑藉。今海寇盧質擁眾。岱嵩并尾。間荼毒生靈。我與若往殺之。官以我爲能。必聞於朝。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出洋尾橋。招邀得五十人。至岱嵩屯。駐盧質居并尾。隔一江。遣二小賊遊巡。公傳言。吾欲與質鬪。令質來質聞。率眾三百至。公虡然大笑曰。人言盧質英雄。僞耳。質曰。若何名。公曰。豈不聞藍理質。

曰乳臭耳。吾安得聞之。公曰。吾素聞若勇。今始知若非  
勇。若所恃二三百人耳。假令二三百人。弗動手。獨若隻  
身。與吾鬪。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令軍皆壁立。毋擅  
動。質與公各攜藤牌短刀。躍出沙場。鬪百合。不分勝負。  
虛質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面長鬚。揮刀盾如閃電。  
百夫莫能當其勇。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始知爲勁敵。  
悉殫其技。不能勝。公度賊氣餒。忽虎吼大呼曰。着矣。質  
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顛遂斬之。謂其眾曰。降者免。  
賊眾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議馳詣郡獻功。都請

緩數日。言有仇欲報。實潛出剽掠。後以傷卒。公始自詣郡。郡中當事方疑公作賊。又慮海寇侵擾。戒嚴。公指天誓曰。言屠賊狀。弗信。逮公於獄。雜羣賊中。鞠治之。爰書置極刑。屆期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死待後來者。令掣簽。公曰。死則死耳。何掣爲。羣賊向前競掣之。遺一簽於地。公曰。地上者。予我官。揭視之。乃生字。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久之。同繫有謀越獄者。事洩。當所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似夜。當事度其寃。乃止。然終不能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束芻。搗屨以爲食。康

熙甲寅靖藩耿精忠叛。悉縱繫者。令更衣赴藩下授職。公曰。我豈從賊作亂之人哉。間道走上。遊出仙霞關。聞親王統大師討逆。星馳迎之。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令隨征爲前導。屢立戰功。奏授松溪營遊擊。未幾遷灌口營參將。灌口地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甚繁。閩督姚公。敬聖。駐漳。籌海。每使過。有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諸使皆譖公。姚糾公虛兵冒餉。革職。永不叙用。公有卒鬪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白之官。曰。殺人者我也。卒無罪。得免死。置公於獄。又經年。始獲釋。

卷之三十一

歲癸亥。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泉漳。爲邊患。議大興師。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往剿滅之。施名宿老將。善用兵。聞公英勇。奏請隨師平賊。傲署提標右營遊擊。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國志曰。在廈門練習水戰。教演行陣。有二卒出市薪蔬。遇將軍標噶叭什。觀劇使酒。擒二卒。送之。併訊公草職之員。不可爲將。卒歸。懇公笑曰。汝曹鬪毆常事。且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敢爭勝負。公怒。命斬之。曰。汝二噶叭什。不能勝。何能殺賊。卒呼冤曰。我等以主帥內標。姑讓之。請復與鬪。

如不勝願斬公縱之再鬪曰勝矣大勝矣喜命二卒仆  
門板上刺一雞淋之昇以隨往見將軍請發噶以什二  
人者付懲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行軍用人之始士  
卒不敢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惟  
公惟薄可服人心噶以什小輩恃將軍親暱無故鞭撻  
士卒且當眾大言謂某草職之員不堪爲將損先鋒威  
重搖惑眾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懲治恐軍士人人  
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馳至營遣卒賫公文飛報  
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敢行殺賊卽詣海岸祭江緝噶

以。什。二。人。斬。之。轟。然。大。砲。九。聲。順。風。揚。帆。而。去。施。公。聞。之。不。悅。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命。治。裝。統。諸。軍。繼。之。公。帥。師。直。抵。澎。湖。鄭。氏。將。曾。遂。等。以。數。萬。眾。迎。敵。戰。艦。蔽。江。公。奮。勇。與。戰。自。辰。至。午。益。力。忽。有。賊。砲。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次。弟。瑤。從。背。後。扶。公。起。立。公。空。拳。虎。吼。大。呼。曰。藍。理。在。曾。遂。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巨。雷。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別。號。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流。出。外。爲。搦。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

連公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伊時賊舟競進。以鐵鈎鈎住公舟。我師亦飛鈎鈎賊舟。火箭火龍火罐。彼此對擲。烟燄漫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伏篷陰。啣刀捫繩。負篷而立。羣賊轉篷向外。則持刀飛跳。下我舟。公弟瑤揮刀斬之。賊人氣喪。我軍鼓勇先登。公命以火藥桶盡傾賊舟。燔斃賊無數。沉其二艘。賊大敗。逐北數十里。棄械浮屍盈海面。遣弁赴將軍報捷。施公大喜。拜疏上公首功。親至公舟慰勞。有紅彝醫藥極神。效命醫公。醫言須七日不動氣。乃可平復。施公曰。大功。



已成安卧十口可也。其後施公將戰。戒左右勿使公知。將帥齊出。千艫競奮。賊悉銳拒我師。日中小却。施公以大衆犁之。過猛。艦擱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焉。施公故善戰。神閒氣定。不以遇淺故挫。劔賊見篷上書中軍二字。弗知其爲施公。遙望總兵吳公英一船。高牙黃纛。甲帳甚盛。以爲此真將軍。多趨赴敵。然潮漸退。淺益甚。施亦未得突圍。出謀者飛報公。左右偶語曰。將奈何。公聞。聞故。給曰。無之。公拔劍起。大驚。乃言將軍遇淺被圍。狀公傳令往救。左右弗能止。遂行。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將。

姓名篷上。字大二尺許。遠難辨。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謂曰。藍聖來矣。稍却。公追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曰。愛我也。但醫言七日勿動氣。是以戒左右無令公知。今方三日。奈何遽動。公笑曰。主帥被圍。吾安忍偷生。卽瘡裂以死。亦有天定無悔也。於是與施公乘勝殺賊。賊大敗。死傷不計。窮追至西嶼頭。賊退守城壘。不敢出。施復拜疏上公功。數日。公瘡平復。與施謀出輕師以擾之。賊數敗。首尾不能相顧。大困。弗支。鄭克塽聞之。懼。遣使納降。我師

入臺灣。百姓安堵。海疆底定。朝旨以公血戰破敵。功在首先。遇缺先用。而公以二親且老。乞歸省。弗赴。未幾。丁父艱。服闋。又越二載。戊辰。始入都。過趙北口。遇聖駕出水圍。將迴避騎。凝立道中。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勸。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上曰。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公奏曰。是。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以御手撫摩傷處。嗟嘆良久。復召至行宮。極慰勞。廷

議授官。部臣以公革職閒員擬守備。弗可擬遊擊。叅將俱弗可乃擬授陝西神木副將。賜帑金三百兩未行。特授宣化府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越三載以海洋多盜調補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四署理提督事。兵民相愛。山海肅清。修定海文廟。祀忠烈。懇荒蕪築道頭。通洋船。海外蒼黎欣大有起色焉。尤重斯文。禮賢士。諸生單寒者必周恤培植之。鄉會大比皆資行李之費。浙人士籍籍弗衰。每遇

上南巡接駕或入京。陛見恩眷之隆羣臣無比。

上常向諸王大臣言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蓋愛公如家人婦子 賜資優渥

不可悉數公每敷奏侃侃指畫或手舞足蹈

上嘉其真率 手書所向無前及勇壯簡易區額 賜

之尋以天津爲京東重地調公鎮守公以畿輔產米無

多而天津一望平原皆沃衍開曠可潞河引水開灌稻

田率兵疏鑿躬胝胼負土築堤市牛種農具募民耕種

得水田百頃歲收稻穀

上俱以賜公丙戌遷福建陸路提督調公五弟獨石路

叅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至閩見桑梓父老，歛獻太息。道及微時，顛沛事慨然。有廣廈千萬間，盡庇寒士之意。地方鼠竊盜賊，搜除廓清，盡撤街巷柵欄。曰：此非彈盜乃彈捕盜者。漏下三鼓，城門洞開，民間夜戶不閉行旅，戴星往來，遺貨物於道，無敢拾取。數郡人民安樂之。時詢疾苦，問文武胥役弄權舞弊，以及勢豪大惡訟師士棍腹削人民，悉關白當事。按法區處，親近者竟自治之。堪輿家言漳郡人文鬱塞，乃後山仙巖壓學宮地脈。東南田裏港未築，水門直瀉所致。公毀仙巖，大興工役。

填築田里港。又以江東橋被賊斷。後險渡狂瀾。民苦病涉。倡修江東大石橋。二役費須鉅萬。公偕諸文武官紳。捐貲不足。則以郡人之不孝不弟。爲富不仁者。罰出。緩附蓋之。又狹小市廛。制度築漳州浦頭石碼。泉州新橋。安海沙溪塗嶺。行鋪千百間。大開街衢。便民貿易。常曰。以地方不義之財。爲地方萬民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風化。莫善於此。或曰。此有司事。非所宜。公怒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不法者。日接踵。蓋弁勾攝。絡繹於道。而假威藉寵之輩。紛紛。

四出富人重足而立矣。公左右親暱多陰交。泉郡士完  
偵訪素封。詭稱公令恐嚇之。獲利無算。或遇豪傑不聽  
從。則以抗拒爲大辱。又不敢明言。向公言。何公遊行處  
隔窗偶語。故作嗟嘆不平聲。公問問故。則故匿不言。再  
問。尙吞吐其說。似絕不經意者。公性急。不能依。乃言某  
某爲富不仁。極害人。不堪之處。或暴橫孤寡。諸非人類  
所爲事。公曰。豈有此理。世間無官法。耶。復極言勢力浩  
大。官吏莫敢撓。公因治之。則後此諸事皆公所爲。其人  
不能支。必請託左右。納賂求解。凡出入公門者。皆致富。



而惡名盡公受之。泉郡勢豪如公者，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條款，傳播京師，聲名大壞。辛卯秋，以漳平陳五顯盜案解任。壬辰入都，值覺羅滿公保出撫閩，據虎帖叅劾。

上命侍郎覺公和托，廖公騰燧，偕總督范公時崇巡撫滿公保，並按之。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辨，舉筆署曰：皆實擬極刑，追贓八萬家產，皆籍入官。」

上念公功，免死，挈家歸旗。俄以西藏用兵，命之軍前，効力有進，戰退，守移營，就糧，數事合機，宜。

上深嘉之。赦免所追贓。而問中家產俱經有司變鬻。一空無復有。立錐地矣。越數載以老得。賜還京。康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震霆。過卽忘之。無臧怒宿怨。劇談大笑。聲聞里許。惟好自尊大。不服人尤善罵。凡權勢赫赫位在其上者。多倨侮挫之。以示天下。莫已若。遇才人傑士。雖寒賤微骨。亦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藻鑿。教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悉珍饈自奉。草蔬敗肉。皆畱以待公公。亦甘之。好書大字。濡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

最著者次謹瑤公。功烈居多。未仕卒。四謹瑗公。仕至福建金門總兵官。亦喜書大字。拳能入目。揚盾一躍三四丈。五謹珠公。累官參將。英勇不讓諸兄。而好學聰敏。能背誦朱子綱目。始終不遺一字。文人畏之。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秋。賜公家屬出旗。仍還閩省。爲民籍。護其喪歸葬。

王霖論曰。公一代虎將也。起草茅。建奇勳。生平舉動。種種異人。可不謂非常之傑乎。使公稍謙慎。自持。或官非梓里。急流勇退。干載猶將慨慕之。以好大喜功。卒爲左

右所蒙垢。晚節弗完。深可惜也。然公之奇氣。終不可及。拖腸血戰。功在社稷。未可以儒者潔清之操。墮國家干城之彥。庶幾乎論得其平哉。



巡撫朱公傳

王巖築夫

朱公之馮字德止。徐州人。入順天大興籍。中天啟五年進士。崇禎初。流賊四掠。公夫人馮氏罵賊死之。公上疏曰。婦事夫。猶臣事君也。臣婦不負臣。臣敢負國乎。臣於國。願如臣婦之於家也。請改名之馮。蓋公故名之喬云。崇禎十六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是時流賊李自成已據陝西。自山西洎京師。皆震。公念宣府爲京師門戶。宣府失。則京師危。至鎮。部署城守。十七年二月。自成長驅犯河東。至甯武關。守將總兵周遇吉死之。賊遂東寇。

宣府先是賊寇甯武遇吉數上懼謀於眾曰大同宣府兵十萬軍大事去矣欲且退曾大同兵王某降表繼至賊喜遂東徐三樂督糧郎中朱有聲朱遂犯宣府時公以忠義厲軍重賞以待有功王某既陰降北城公以北城近山難守自請重兵駐居庸賊謀聞之流

兵屠矣。宣府人惶惑。會朝廷遣一將軍出關屯保安。人謂兵來勦。益驚譁。賊至。太監杜勳。緋袍八騶出郊三十里。與王某俱迎降焉。杜勳者。奉命監視鎮兵太監也。公在北城。見賊至。亟命左右發礮。咸曰。願聽將軍納款。公憤甚。謂曰。爾曹發之一礮。可殺賊數百。賊退。有功。重賞。卽不退。令賊殺我。無恨。曰。賊已入。擊之無益。塗炭百姓耳。公憤極。自引火發礮。而城上所設火藥。率空礮。已陰去鉛子。或堅塞礮口。舉火。火不發。眾力挽其手。公擲炬痛哭。南向拜曰。臣不意天下事至此。遂自縊於城樓。



賊登城舉屍投城外。明日夜賊留其黨權將軍以三千人鎮宣府。拔營至居庸。則監視太監朴之秩迎降。直陷京師。帝后死之初。公之代巡撫李鑑也。賊至。鑑尙留。公死。鑑及削職總兵王應暉。叅將楊某密謀舉義。五月朔。楊叅將夜率敢死士破帥府。卽卧榻擒權將軍。又擒所置果毅將軍等。設大行皇帝位。斬衰縛羣賊伏階。下誅之。瀝血以祭。餘三千人皆殲焉。求屍於城外。死五十日矣。面如生。無一人守視。而鳥獸遠避。乃棺殮。殯祭以姚時中。葬公旁。配享時中。善宣府廩生也。賊至。衣巾縊孔。

子廟題壁曰。殺賊無權。偷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不計。云。初周遇吉守甯武。賊力攻。遇吉開門出戰。殺賊萬餘人。賊敗復集。遇吉復力戰。賊死者數千人。會火藥盡。賊益攻。或以款賊勸。遇吉曰。能奮勇破賊。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獻。若輩無恙也。復開門奮擊。又殺賊數千人。賊惶懼欲退。或教賊以十敵一。乃更番迭出。賊去。始以識別。見有暗者。擊之。遇吉力竭。關城陷。率兵民巷戰。矢盡。以瓦石奮擊。賊屍橫地。血流有聲。而遇吉兵殺。傷且盡。猶揮短刀鬪。被流矢。乃見執。大罵。縛於市。磔焉。

夫人劉氏率婢妾乘屋禦賊。猶殺死無算。賊遂縱火燒之。雞犬不遺。蓋自賊出關。河東郡縣關鎮莫不降。苦戰死守。無如甯武者。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乎。事聞。朱公謚忠莊。周公謚忠武。

王巖曰。崇禎初。奄人禍方烈。不動聲色。除之。何英明也。其後復信用。激於士大夫。多不肖耳。上方破格求才。而終爲小人蒙蔽。至庶官亦叛降賊。而國亡矣。悲夫。朱公感激賢婦。易名自矢。固已豫知死所。周公殲賊精銳。幾盡障蔽。燕雲而俱以身殉國。哀哉。

贈童楚卿

陳世及  
星舫

楚卿名英。樊城人。父庠生。罹禍死獄中。兄弟繫囚數年。不決。楚卿年十四。鬻身搗家。得厚資。解兄弟。繫至吳。諸貴介公子爭艷楚卿。欲與之狎。楚卿正色曰。妾以家難鬻身。諸君顧我。或以清詞侑觴。或以劍器娛目。或彈棋六博。使妾得沾朱提。爲鴟利可耳。諸君媿我。請視內裝。解上服。見貼身軟襖。挂紫絛三條。條分三結。畧動搖。諸結往還。上下化爲百千萬億。遍室火光。如擊刺狀。臂挽雙條。脫赤玉色指彈之。聲發似鳥銛。着人卽死。裙褶垂

兩七首。一長四寸七分。一僅二寸。皆毒不可近。衣具穢  
郁芳香。襲人。妄撫摩之手。刺痛不可忍。觸眼至不能開。  
喜長劍舞時。光芒閃爍。雖離婁之明。不復辨其身在處。  
河南王鈞。負勇力。善攻擊。欲讐服楚卿。觀者如堵。楚卿  
道請一字未終。鈞僵跌三十步外。屋角牆皆傾倒。竈猾  
孔文泰。招百人欲劫。與俱歸。楚卿舉所坐綉茵。向文泰  
一擲。毒灰四射。人人皮肉痛爛。逃去。楚卿計纏頭所得  
足償。吳鵠遂挾鵠還楚。告外父爲贖籍。曩同受業於半  
輪山人。故暱就予。託終身焉。夏逆叛亂。予幾蹈不測。兩

脫予於白刃中。楚卿因父仇未報，胸次磊砢，偶患血疾，適予大兄自保定道罷官，召予下廣陵，竟死醫手。年二十，死時以手抄予詩及批點雜錄史傳，並諸七首劍器投之，泪羅曰：河伯有知，應送我程郎君處存此。恐落他人手也。紫邑山人王定中慕楚卿為人，描摹遺像，毫髮畢肖，豈有神助耶？予家夢香樓題詠遍天下，叙半輪山人事甚悉，向楚卿未有表見，爰賦詩四首爲引。王之端云：十年待字青樓日，異術多般足禦防。嫩柳肯容行路折，早蓮備覺出泥香。娛賓翰墨供清興，醉客笙簧佐

玉觥薄少無端思逼近。紫衣繚結射神光。東臯貽佩已  
心招。無籍狂徒肆掠劇虎口。笑談闊白解蛾眉。鑿賞福  
難消。已經九折羊腸道。會渡雙星鵲羽橋。闌闌唱隨知  
已聚。何殊鸞鳳在雲霄。病餘百事已成灰。遺物關心託  
湖洄。風雨忽驚雙劍合。蛟龍遠護一函來。忍教神異埋  
塵土。未許殘編沒薜蘿。寄語耶君好收拾。平生拈弄傍  
粧臺。不用窮工巧。構思畧加黠染似當時。怪哉神媛丹  
青筆。藐若天生姑射姿。澹月依稀鳴珮至。昏燈宛約步  
蓮遲。精靈直透生綃背。百過開看百過悲。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武億 虛谷

敬堂先生壬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歸三年。母命之起。乃起。乾隆四十年。復入京師。居曹署。稱職。益有名。性多介特。不羣。與貴勢動相忤。然終舉任無所避。金川旣平。羣酋在獄。獄號難治。富某獲譴。慮罪不測。自戕死。前司提牢廳坐疎縱。被重劾。眾方洶洶引避。莫敢當事。上官某舊爲先生所抗。思以難事中之。卽命先生攝事。攝事三月。獄無他例。當補實。先生恥爲某所舉。卒力謝。已由是日。與左久之。提牢廳需員。故刑部尚書



滿洲德公會議主以先生具題某意別有屬知議不可  
奪難之。且云。李司官向不屑是役。今肯復出。耶德公曰。  
吾正樂引恬退吏以諷諸曹。幸如議議上。獄卒隸皆走  
賀得人。時四十五年七月某日也。先生既蒞所司。周視  
墻垣。檢刑具錄重囚畢。次及某犯。當驗如他囚。某犯久  
貴重。自司獄提牢廳。凡任曹事者。當結禮事之。先生躬  
入獄。命役走報曰。新提牢廳某者。願有謁。某犯不爲動。  
再命再不出。役色懼。遂循欲引去。先生立叱役曰。趨去。  
吾制府。吾奉命來視囚。幸屬爲一出。某犯聞之。乃荷鎖。

具出。導先生入室。拂正席設坐。自僂俯引坐東偏。故謬  
爲曲謹守罪人禮。以窺先生意。先生視之。殊無人則大  
驚。奪氣旣坐。某犯謾爲大言曰。予倚國家重任。出守封  
疆三十餘年。今垂就木矣。何顏復受戮。俟少閒。卽濺頸  
血。汗此土。然念公起家成進士。例將補郎官。慮見累。奈  
何。先生笑曰。誠如制府言。制府爲國大臣。義不辱。然當  
被逮。不早知哉。旣迫入獄。尙隱忍。幾不死。又欲不卽市  
刑。漏顯誅。何慙慙也。某犯氣沮喪。顧言他事以自解。其  
後在獄。乃斂戢不復爲橫。及出獄。躬詣先生謝。先生竟

不一見。某遂赴甘肅。有副行者。出都抵良鄉。宿館驛。其  
輒先入。自據牀倚枕。以下吏禮屬副行者。副行者旁睨  
愧恨。故知某爲先生。紬服卽強謂曰。公識提牢李堅耶。  
某曰。故識之。副行者曰。此鄙人。幸以族屬得弟畜之也。  
某笑曰。渠自堪畏慕。足折老夫爾。君輩安能望此人。傳  
以爲語。

陸麗京先生事畧

全祖望 紹衣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爲長與其弟大行培並有盛名吉水嘗曰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陵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吝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薙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先

生尙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籍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陸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卽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間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屢無算會莊鑪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鑲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自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

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且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堦。苦心痛。他醫治益甚。不得已。畱治八月餘。與弟同室。臥終不入內。旣愈。遂往廣東。川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跡。寅往來萬里。負黎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靈蘭堂墨守。藏于家。初。先生兄弟之並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里。

陳太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生於其間置身事外及國  
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太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  
亦至越與其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  
者謂其於兄弟友朋之間均無愧也向予於姚江黃公  
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爲辱身對  
簿從此不敢豫汐社之例嗚呼其亦可哀也夫

素雲傳

劉開方來

素雲姓王氏。明季溧陽伊密之公子之歌姬也。密之才兼文武。意氣無前。有豪華公子之稱。聞素雲色藝爲當時無雙。以三千金聘之。時有山左傅生者。徒步至溧陽。叩密之之門而請見焉。聞人見其來之遽。卻之以辭。傅曰。吾以要事報爾主。何可拒也。聞人不得已爲通。密之故未識其人也。甚異之。旣相見。傅不及他言。但曰。我山東傳某也。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者。爲天下絕艷。某自慚寒賤。生平未睹佳麗。願得一見傾城。公能許我乎。密之



心竊訝之。而外負豪氣。曰見亦何難。君遠來勞甚。且少坐一談。顧左右命茶。傅慷慨言曰。某千里徒步至此。專爲一見而來。無他圖也。公如能許我。當靜坐以俟。否則無事過留也。密之見其意切辭偉。乃命出見。於是時已薄暮。酒筵旣設。佳釵雜進。酒方數巡。燈燭輝映。環珮鏗然。侍女十餘人。擁素雲而出。傅起立諦視良久。嘆曰。誠絕色矣。名不虛矣。此來爲不負矣。卽辭別。密之欲行。密之留之。至再三曰。必不可留。且終今夕之宴。去未晚也。傅曰。所以不憚跋涉者。爲欲見傾城也。今旣見矣。私願

已遂而吾事已畢。可以行矣。豈爲酒食哉。遂徑去。不顧密之怏怏。如有所失。蓋密之有心人也。始雖訝傅生之驟來。及見其容貌魁奇。辭氣英斷。知其抱負卓越。必非常流。於是傅生旣去之。明日密之太息曰。嗟乎。豈有愛一婦人而失國士乎。卽乘駿馬自追傅生。至三十里。與傅俱歸。乃重爲設宴。每宴饌益豐。執禮益下。至數日夜。半引傅入至一處。華屋雲連。羅綺炫爛。帷帳几席器用之具。極其華麗。傅不測所以。密之乃告曰。君之乘輿而來。雖出無心。然此中亦有天意。吾將素雲贈君。以償道。

路之辛勤。此室卽爲洞房。此夕卽合巹之夕也。傅辭以  
義不可且不敢奪公之愛。密之曰。君何疑焉。贈姬之事  
古有之矣。今君貧賤。力不能致佳人。吾方處豪盛。何求  
不遂。且粉黛盈列。豈少此一女子乎。吾以君爲丈夫。乃  
反效書生羞澀態耶。語未卒。而侍者已導素雲出拜矣。  
傅驚喜過望。旣款扉踰戶。供給備至。言論愈浹。傅挈素  
雲歸里。密之具舟親送。贈數千金以資生計。素雲奩中  
之值亦不下千餘金。竟聽隨去。傅生家本貧窶。自此安  
居爲富人。嘯咏風流。有司馬長卿之樂矣。居久之。逆闖

犯闕懷宗殉國我

大清定鼎燕京有仇人告舊姓十家蓄異志者密之亦在。所。陷。之。內。以。其。素。施。恩。於。人。人。多。爲。之。地。家。雖。籍。沒。而。隻。身。得。脫。遂。竄。伏。草。莽。以。待。赦。是。時。天。下。初。定。四。方。尙。未。盡。平。羣。盜。盡。聚。山。澤。密。之。託。身。其。間。者。有。年。欲。雪。其。冤。而。無。自。當。此。之。際。

朝廷新設科取士而傅生遭逢

盛世已登高第致顯仕十餘年間遂至宰輔密之聞之。久矣。適有舉子應禮部試路經山下密之強之使爲致

書於傅時。傅公扈蹕出都。素雲啟書。覘之。驚嘆流涕。曰。始以爲密之家破身亡矣。今方知其尙存也。於是傅公歸。素雲佯爲憂戚。公問故。對曰。妾近有心疾。善忘。今不知母家何在也。傅公笑曰。夫人忘諸乎。伊密之卽汝母家也。曰。然則密之安在。傅公悲嘆曰。密之遭禍及身。物故早矣。素雲曰。君一介寒士。無生人之累。得以專心學業。際會風雲者。伊密之之力也。此恩可以忘乎。傅公曰。非敢忘之。奈其人已死。只可結草於再世矣。素雲曰。設使密之不死。有可以報德而累及君。君爲之乎。曰。苟能

及其生而報厥施身且不惜他何計也於是素雲乃以  
密之手書與傅公曰密之固在君何以爲計公閱畢沉  
吟久之蓋密之欲傅公爲昭雪其寃也公於是乎謀之  
一日計不遂素雲欲剪髮事佛且曰此人不能救何顏  
苟貪富貴爲負義人也傅公乃竭力殫思遍謀於在朝  
公卿欲同爲申奏而未有間會告謀逆者日多而情事  
皆虛

天子察知前此十姓之枉問及此事傅公乘間白之於  
是十姓皆赦其罪還其家產密之得出山返里矣傅公

既。密。之。之。竟。乃。專。書。至。深。陽。請。密。之。入。京。師。以。圖。重。聚。密。之。竟。謝。卻。之。其。復。書。以。爲。吾。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各。盡。可。以。無。憾。於。朋。友。矣。自。茲。以。往。君。自。爲。

熙。朝。重。臣。吾。自。爲。山。林。逸。士。各。成。一。是。不。必。相。見。也。傅。公。與。素。雲。皆。嘆。息。不。置。益。高。密。之。爲。人。余。謂。二。公。與。素。雲。其。事。皆。奇。而。密。之。尤。爲。罕。見。其。始。不。拒。傅。公。之。求。見。其。繼。以。愛。妾。相。贈。其。後。不。從。入。都。之。請。割。情。杜。私。匪。惟。成。一。已。之。高。亦。以。全。素。雲。之。名。也。余。客。南。康。狄。相。圃。太。

守爲道其事以爲不可無傳云





書蔣經元遺事

趙懷玉 億孫

經元家寒橋在邵城之南嘗自城中歸出南門見有黃金釵二裹一質劑遺道左堅守之日且暝果有人蒼黃攜燭至叩之良是因舉舁之其人感泣不已曰某傭於人者也母死未葬從傭主貸貲主人未允主人婦哀其志以羊裘入質庫得金付某乃營葬事今天寒需裘某又不克償思假金以易裘耳苟失之某死不足卹且重累主人婦言已復泣因固請經元姓氏經元弗告曰物爾物還其固有奚問爲逕去其人滅燭尾之識經元家

訪其隣曰。是蔣孝子也。其素行固宜矣。又經元素事茅君。每歲必禱句曲。相傳神有玉印。恒什襲之人。弗敢啟。有齋虔而往。衣袂間輒得印。朱文燦然。卽被印者。亦不覺。經元一衣。累得十六印。遂以此衣。斂母斯事。近怪儒者。弗道若其介。固可稱耳。夫孝者。未有不廉。白華之詩。美孝子之絜白。以養其親也。不顧養者。無論已被日陳。鼎鼐胡爲乎。經元於是知白華之義矣。

書趙氏老婢事

杭世駿 董油

趙氏有婢終身不肯嫁人年七十餘以老疾死婢失其  
姓少鬻於趙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愍其節且祖若父所  
畜也輟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  
以瑤瑒子之學于趙氏者趙氏則戲爲婢算其人曰噫  
是何祿命也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眾皆笑而譁  
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  
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爲之夫者誰  
耶自是蓬首垢面敝衣以自韜晦媒氏至詈罵詬諄不

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廼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曾足不于。不肯前客。自外至。蒙面。睜目不肯視。辨色而興。治饘醢。供灑掃。夜則滅燭。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既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絲綆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棺槨。衾斂。悉從厚。立碣表墓。以比王大令爲保母。李意如志例。

杭子曰。若婢者。所謂潔其身。苦耶。在易睽之彖云。男女睽而其志通。婢不爲六二之遇主。而爲九四之睽。孤不

婚不媾比於天且劓有過之焉以於巷有鑽穴踰牆之  
羞而不求厥孚交如之吉有張弧無脫弧婢可謂嚴於  
律身矣昔吾邑李貞女既紉采而夫死女往哭成婦禮  
歸而守志以節終蕭山毛檢討奇齡爲紀其事又有貞  
女莫勝儒父老兄客於外女誓不嫁養父以孝終官爲  
綽楔表其間婢則非節非孝無所爲而爲之若古潭止  
水之不可汨而濁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撻而折若層冰  
積鐵之不可斷而玩食苦茹澹忍嗜慾滅天性證之於  
禮經則不合求之史傳則無可比類乃其志則名門大

族閭。禱賢媛之所。勉彊以力持之者。而竟得之於臧獲。俛爾之賤。嗚呼。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

施溫卿傳

張九鉞 庚酉

君諱萬玉，字溫卿，一字咸瑜，戴椅曰施氏，世爲泉州晉江人。國初靖海將軍名琅者，以舟師克臺灣，功第一。世襲一等靖江侯。其後材官蹶張，起大僚者相望也。而君獨以文章名，豈不奇哉！君爲弟子員，試雄其舊學，使新建。周公拔乙科，貢太學。閩人畏死而重去其鄉，君放叔守備，君獨慷慨趣君行。守備君嘗渡海，遇風，海童千餘赤體被髮，攀船舷將獲君，按所佩刀左右斫，大呼媽祖始盡，舟獲全。後以小誤落職者也。君至京師，試禮部上



等名益噪。戴椅者亦自江南休甯來。與君俱居上舍。兩君皆淵博。辨辨器宇。畫真。鴈紙窗。髯几焚香。滌硯望之。如神仙中人。君文有根柢。厚力饒古豔。又澹秀無俗氛。館閣大老有贈君聯句。文徑可開蜀道俗。情與割鴻溝。者人以爲定評。楷法在大令。率更開碑版。縑素索者無虛日。大司成蒲坂崔公尤器之。君每述恭襄侯海上戰。討事未嘗不手擊案。洒淋漓。漬衣袂也。家故有田在臺灣。尤喜談澎湖八罩鹿耳門諸險要。大山番之出沒。某地當守某地當扼。呂宋紅毛甌脫處當查偵。燭下淚五。

手不休而守備。君酒酣輒出斫海童刀頓地舞風刁刁。鳴坐間。又時作閩歌與君語。相問君語畢歌戴君亦歌。初君考取咸安宮官學教習。將補崔公曰吾不能重子耶。

奏畱君三年經明事知以外令即用。

詔可之。君仍居太學。其後崔公視學江南。君試京兆。不第。挾兔園冊者反出其上。又不敢乞歸省。常鬱鬱不樂。謂戴椅曰吾家沿溪荔枝十餘里。曉日挈舟其下。虬珠纍纍舉手摘食如飫。寶瓊露。今以升斗忽忽困塵土中。

胡爲哉。會得寒症。遂不起。時三年期滿。將遵例外用。而君死矣。守備君搏膺大呼曰。玉家七十老母。將何以生乎。某七尺軀。將安歸乎。輒嘔血數升。久之。乃挈其櫬歸閩。而戴椅益落拓。走湖北。學使者幕中。尋歸江南。

述記卷四終

敏求軒述記卷五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陽曲傅先生事畧

全祖望 緇衣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又字喬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媿。娶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

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既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姓亦直。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劬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公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卽疏劾。許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二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

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未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申請，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已使異日蓋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倪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

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  
 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  
 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屍哭之曰。今世之醉  
 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  
 痛等也。又自歎曰。鸞強躍駿之骨。而以啗車朽之。是則  
 埋吾血千年而器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  
 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  
 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  
 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負轉流麗。稍臨之。則

遂亂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  
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  
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  
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母巧，甯醜  
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  
止言書也。先生旣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  
活。其子曰眉，字壽壘，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  
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旣  
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貢



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葉禪。眉乃自稱曰。小葉禪。或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乃今知此老真不讀書也。

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劄蒲先。以先生薦。時

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命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召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峯。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

命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  
午門。淚泫泫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蘇州進曰  
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  
生歎曰。自今以後。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  
妄以劉向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  
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  
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先生嘗  
走平定山中。爲之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  
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

石桂林立。則高齋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壽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邑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畧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不免爲江南之文爾。



黃太常傳

藍鼎元 玉霖

黃太常。名性震。字元起。號靜菴。福建漳浦人也。家貧。年十二。怙恃皆見背。乳乳拮据。從父子完。以偽儻不羈奇之。取史傳古文命讀。一日數行。皆不忘。遭時莽伏。變起四鄰。黃族多遇害。幾不免者數四。幸得脫。自信爲天所生。必有所用之也。客遊三山。靡有合。困窮益甚。然不肯作受憐意人。莫測其淺深。慨然嘆曰。丈夫生際擾攘。當以盤錯顯利器。但世無常。何孰識馬周。吾長此落落乎。歲丁巳。閩督姚啓聖入漳。籌海時。軍與旁午。才畧之士。

多欲出見所長。又聞啓聖虛心求賢，可與共事。於是仗  
策軍門，進平海條陳。十便啓聖奇之，與語大悅。良相見  
之晚，每引入臥內，談機密。促膝借箸，至夜分乃出。凡練  
兵遣將，用間用奇，剽撫機宜，無不竭謀盡智。動輒有功。  
其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奪江東橋，小港洲，水晶坪諸處，  
招撫五大鎮，皆出區畫。啓聖上其功，廷議以同知用。奉  
旨從優議叙，加僉事。道感激知遇，益思報稱。念敵勢蟠  
結，浩大非離散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請建立  
修來館，以攻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真偽，習善積之，夏

屋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  
順具白啓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歸  
皆大喜過望得海上間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來卽  
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者視島中良將及  
所信任腹心者有才幹智謀者或大書其官爵姓氏標  
之公管筋節供應偵者以爲實然輒陰報海上疑而殺  
之由是賊人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眾一鼓而平十九  
寨復海澄克廈門金門將帥有利剿者性震密白啓聖  
禁戢安民全活數十萬眾捷聞優叙軍功三十二級加



正一品壬戌授北直霸昌道建義學立義塚治悍鷲旗  
丁以響馬賊爲害莫知踪跡密謀隸役中可任者二人  
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黨因得悉知賊姓名及其居處  
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咸寘法政聳人震車駕幸  
密雲召見褒嘉賜蟒袍宮紵寵異之尋擢廣西提刑  
按察使於署側設省刑所二鑄竈器皿薪水被帳皆備  
解差犯証至者寢食其中按名分給訊結卽去沈寃滯  
獄多所平反有崔玉枝一案牽累多人皆久定大辟察  
其可哀矜者覆訊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

以全活者數百人。纍纍盈庭。爲具酒食。給衣服。賞賚還家。一時呼天動地。以爲千定國張釋之復見也。計典入覲。上粵西瘴癘一疏。俞旨嘉納。未幾。遷湖南布政使。清革陋規。剔包收詭。寄諸弊。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長沙郡河洶湧。商艘屢淹。相度地勢。別開一河於側。使得安泝。楚人以爲百世之利。云武昌夏逢龍。作亂。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廷臣以湖南爲慮。上曰。有黃性震在。無虞。彼佐平六十年。海氛何况於此。果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爲。晏然如故。不數月而賊徒殲滅。更修

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己率屬撫安窮黎瀟湘雲夢間頌  
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嘔血疾遂以病乞休  
優游林下漳浦學宮歲久將傾圮重修文廟明倫堂輪  
奐聿新置義學田租爲邑士科舉公車之費復建文昌  
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濬半池傳公河浦自前明以  
來人文甲於漳郡彤家謂雙溪二壩收礮山梁山諸水  
朝宗城下富庶莫京後以年久壩壞二水背流氣運稍  
減今欲興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非黃  
公莫能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填築疏通內河俾

諸水仍舊朝宗邑上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家居  
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兵燹後辰星散處一望蒼涼  
每替然淚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願謂所親曰倘得一命  
之榮施及三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遣族子太學  
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堡爲藩籬俾族眾咸  
有甯居中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  
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供烝嘗立義塾令闔族讀書  
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爲膳修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  
八百石以贍族中冠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

司僉書性昂遠居蜀沒已久遣人挈其家扶櫬歸葬功  
兄太學生性祥久居粵亦爲挈家旋里授宅分產兄沒  
爲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己子婚娶田宅次  
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產多寡以服制爲定居鄉由由弗  
與人爭角卽有犯者亦不校嘗曰君子與小人校不惟  
不能勝亦不可勝雖勝亦非也甘淡泊食無重味與鄉  
士大夫立敬簡堂公約以尙淳風時率園夫灌花蒔竹  
自鋤探以爲娛每逢勝景偕好友三五輩出郭遊遊芒  
鞋竹杖談詩對弈有洛社耆英之致己卯冬召督永定

河至京師奏對。暢春苑。荷。溫綸總理錢糧工料事。務河中要地。在清涼寺口。舊爲沸水衝陷深幾二丈許。與工之日。以天子命爲文。禱告河神。次日沙淤數尺。不五日衝塌悉平。渾河性多不識。洶湧恣肆。堤幾潰者再三。躬督視防護。朝服屹立無所畏。狂瀾卒安。人皆以爲異。河道長數百里。爲設五里一旗。一砲。旗書督工官姓名。以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砲。便於聞聲馳赴。沿河安置物料。省臨時搬運之費。日夜奔走勞勩。衝冒風雪。廢寢食。舊疾間作。從子尙錦從旁寬慰曰。憊矣。稍休息焉。瞪

目視之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任君國事卽委致其  
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功告竣車駕臨幸放水  
一日召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卿辛巳冬卒  
年六十五生平好善出於天性屬吏搢紳有文學皆隆  
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甯學士查昇未遇時一見如  
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或延  
爲諸子師東甬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自悅  
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藻鑑  
卒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悼謂其人不可

復得云。

王霖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  
知己。奮風雲。不五年。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  
於斯。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者數世。地利人和。未易  
猝拔。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啓聖力也。啓聖得  
力。專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運籌決策。績  
在封疆。敷政宜民。聲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之間。仁深  
義篤。直與范氏希文頌頌千古。豈馬周僅購住宅所敢  
望哉。士大夫席豐履厚。如斯人者。不乏。試以斯人自比。



敏求漸述註

卷五

疑吾不知其何如也

陳史部傳

張鐘諧石泉

陳觀陽字賓之天啓乙丑進士祖文甫波同知父肖邑諸生授徒揚州其徒宗孫達滯蕩不率教肖切責之孫達竟以砒石毒肖至死觀陽備伏奔號慙三檢乃定案案牘十五年未報部觀陽成進士憑血具疏上聞孫達始伏法觀陽選授應天府學教授遷南京國子監助教陞戶部主事轉吏部掌選事在戶部時值京師戒嚴開庫索袍子皆泥丸上震怒堂司官莫知所爲觀陽抗疏稱藤砲不知何員收砲不知何時宜專罪臣等失察不

得株連疑似上意乃解袁文煥督師城下觀陽守安定門夜有持大將令辭入奏機密者觀陽曰詐也良久聲益厲辱詈不爲動天明果遁去在吏部力清積弊斥苞苴謝請託人不敢干以私崇禎末引疾歸里居十餘年年六十九卒乾隆元年入祀府學忠孝祠

觀陽公爲吾族九世祖忠孝至性有大過人者方其誓報父仇宗氏百計展脫江都知縣姚公執之甚堅巡按御史某囑之曰宗於法當死但宗宦止此一孫姚公曰陳生止此一父御史默然遂定讞家乘載公

辛酉膺鄉薦肩輿抵省中途有佩刀呼至者曰誰爲  
陳舉人輿夫誑以前往公知爲讐家刺客亟命避入  
巷風沙暴至咫尺莫能辨夜宿僧菴夢環甲神拱立  
曰我伍大夫也 上帝命我衛孝子今已十載不  
日讐可復勉之公驚起拜謝乙丑成進士血疏請誅  
孫達始就職焉圖山近海口公嘗相其形勢建塔鎮  
之而吾邑科名以起箴暇輯述記遇忠孝大節尤注  
意錄公傳及其遺事不忘祖也世有稱述吾祖以爲  
式者其亦興感思孝也夫 世箴謹識

下...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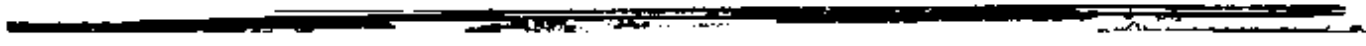


陳桃文先生傳

張九鉞 度西

陳先生諱之駟字桃文。長沙攸縣人。生時有鬼夜呼其名。於學使者門連呼。會元狀元學使者急命吏遍查。試籍無其名。顧吏曰。志之。弱冠穎悟如神。一日十行下家。貧不能鬻書。聞湘中某氏以藏書雄。公爲檢鈔。不索值。數月而盡。讀所藏書。皆默識。曰。吾終身不鬻書矣。年十九。出應試。學使者悉前事。尤奇其文。曰。得毋鬼呼驗耶。然先生得元十餘次矣。已而皆落去。毘陵學士潘公宗洛者。江南名進士也。視學楚南。耳先生名。見文駭未會。

有置第一。翼日集諸生於庭。出先生卷。颺言此真秦漢文也。先生執卷詣案前。曰某文薄蒙甄拔甚愧。評騭甚過。嘗但某句出某書。宜讀某句宜句。指誤處。眾失色。潘公起離席揖曰。某七科第。早汲古淺幸。教我取案上筆。令改正。更對諸生。朗誦稱善。人直先生。尤以是多公虛懷。云先生既屢黜。文益高。益嗜讀書。嘗寓省城華光廟。華光神俗稱主文試事。試之前三日。士紛紛持牲醴。踞禱。剪牲血石上。流地凝五寸許。環交雜。選搖籤聲。書書。然又有銜麋骨。董物者。賣傀儡者。泥牛繭虎者。提筭櫛。





文每樹一義。天造地設。陽開陰闔。疑有鬼神呵助。非人力。同作者。舌撝不敢下。亦相與磨而安之。間有經解若干卷。古文若干卷。詩賦若干卷。時藝若干卷。後嗣不能收。弄盡散佚。吾邑門人關維夏梓其時藝百餘首。今行張九鉞曰。異哉。先生之僅以明經終也。鼎也不可。使柱。車。虎也。不可使守閭。昌黎子言之矣。天既生斯材。而必欲使命與相妨焉。何也。李賀召賦白玉樓。出唐人小說。若夫文昌主試。天上開科。乃傳奇家遊戲耳。豈有是理乎。厄其運者必昌。其文鳴呼其所傳者。又止於是而已。

悲夫

卷之四

四



楊光先傳

孫星衍 淵如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啓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

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封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欲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等。自明萬厯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曰邪蘇。手持圓象曰天。設爲

每

天  
堂

年  
車

地  
故

教  
故

二  
且

者  
車

牌  
規

勃  
下

推  
初

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閣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於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

五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  
更換紫參二箇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  
先之說後又遺其辭以言天云。

鞏縣張烈婦傳

張九鉞 度西

烈婦鞏縣雙槐村民王思周女。貧居土窯。足跡不出戶。外年十七歸里民張良善。事舅姑以孝聞。父傭於外。母孫氏迎烈婦歸其家。族姪王保子者。亡賴人也。常驅驢負煤。過思周門。是日。聞知烈婦母出未歸。夜獨與幼弟。三禮循窯前。淫念三更。潛攜刀排窯門。門固閉。以刀穴門。傍土轟轟。落烈婦。覺疑爲賊也。呼不應。披衣起。將躡之士崩。門塌。保子入。烈婦驚問爲誰。保子求姦。烈婦熟其聲。叱之曰。我爾族姑也。禽獸何敢爲不義。速出。免死。



保子拔刀脅之。烈婦厲聲曰：「刀何爲者？任爾殺，不懼。」保子憤不從，已以刀刺烈婦中左脅，血從襦中噴出數步。益怒罵保子，連連刺左右肋乳。烈婦躍奪刀，刀割烈婦掌，掌裂，摔之於地。而二禮亦驚覺，連呼保子殺我姊。保子并斫其臂，僵於牀。烈婦奮身從地起，血淋漓，奔出窰門外，大呼殺人，而隣居殊遠。保子追出，烈婦創重，足躓於石，顛棟榭下，罵益厲。保子搯其髮，刀抉其口。烈婦口齧，乃齧齧齧，有聲。保子搖刀出，割頰及腮，至耳。烈婦不能言矣。叫聲猶不絕。身霍霍，躍躍勒其喉，斷乃死。時乾

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事也。保子歸。匿刀滅衣血跡。驅驢煤。燻天明。有鄉約過。見烈婦被殺。死奔告父與夫。入縣中。裹二禮。創少甦。哭述。婦被殺狀。眾擒保子入縣。驗鞫得實。弔而哭者日十餘人。獄具。大吏以烈狀聞。

詔予旌。給帑。建坊。祀節孝祠。誅保子。暴屍於市。

張九鉞曰。余修輦志。見明長洲鄭瑛。韓烈婦碑。偉之。及檢張烈婦詳案。及邑薦紳公請旌文。別爲立傳事。過二十年。英風猶旋薄紙上也。以余所見志中拒暴殉身者多矣。未有壯且慘如此之極者。雖古睢陽常山。何以異。

哉烈婦居洛汭偃師揚烈女者居亦濱洛嗚呼名山大  
川靈光瑰氣鬱律數十年必發洩於人而烈婦復以身  
磨之也悲夫

蔣都督傳

沈德潛 稿上

蔣都督名若來。字龍江。長洲婁門外人。本名家子。而少歲無賴。期功之親多遠之。存大办人。有忤者。不與較。以巨石支其門。其人不能出於門內。服罪乃抉石出之。與故將角力。故將負妻以女。以故隸籍軍伍中。時崇禎八年。流賊連破河南江北諸縣。皇陵燼。高迎祥。李自成。徑去。張獻忠獨東圍廬州。舒城。江浦。六合等處。守偵陳于王守六合。若來守江浦。互相救援。時城外連營數十里。晝夜急攻。若來夜卧城上。有賊渠踰城。已及女墻。見若

來臥以矛刺若來中頸若來揮刀斫之賊渠墜城下若  
來隨躡身下斬賊渠連斬數從賊賊中遙見謂天上飛  
來一營大譁曰天神至矣拔營走眾賊營俱走若來乘  
勢殺賊而城中知賊已亂遂開門縱兵追逐比曉于王  
亦以兵助戰賊奔竄百里外爲官軍所殺及自相蹂躪  
死者遍野溝塍皆滿以若來爲首功流賊攻桐城無爲  
潛山太湖宿松諸城應天巡撫張國維禦之獻忠從英  
霍遁若來屢立戰功拔軍伍中至叅將明年賊從間道  
犯六合于王奮長刀殺賊九屈死犯江浦若來以八百

人出戰。敗墮深塹中。跳而上。幾爲賊獲。棄堦。整雜卒伍。中免。未幾。左良玉馬曠。劉良佐合兵救之。若來出奇兵接戰。日晡不食。赤手搏賊將。擲賊所乘馬。馬骨俱折。遂大破賊。賊走潛山之天王古塞。國維移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連蕪黃。勢益熾。會總兵牟文綬。偕劉良佐來救。若來藉二軍力。同大破賊。賊始遁入湖廣。以功拜右都督。府都督守安慶。十五年。獻忠陷安慶。若來又戰敗。是役也。故將以女。女若來者。戰死中軍。尤牛。中流矢死。尤牛。屠牛人也。旣死。收其屍。得箭鏃。

三十有六。若來奉旨帶罪立功。是年秋信黃得功劉良佐復大破賊於潛山。復原官賜玉帶。仍守。庚戌甲申。流賊破京師。若來以道遠不及。勤王爲恨。乙酉。

王師下金陵。所在臣服。若來竄走。欲爲航海計。有副將陰散其兵。劫使歸順。若來曰。我以匹夫受天子厚恩。安能事兩朝。作再醮婦耶。召諸將至。與痛飲。曰。諸公好爲之。各人做各人事。勿相強也。呼愛妾。出手刃之。遂自殺於座上。

瞽者陳我白傳

徐岳季方

瞽者陳我白。以揣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決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揣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不會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爲此手揮盡矣。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爲欽。贓費盡。伯房承嗣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庫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巡撫操江。己亥海上入寇。朱任事甫七日。督兵海上。



每三車... 卷三  
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  
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變從逆顯達蟒玉八座者數年  
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  
無存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家丁試之  
謬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揣  
眷即日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楊君家傳

趙懷玉

應孫

君諱稷字事可武進人爲甘肅會甯令時軍興羽書旁  
平平涼知府某奉檄解送馬三千匹期當十日限四日  
至遲且禍不測某大恐不知所爲君笑曰何難哉馬至  
三千爲數多矣數多則易散難合夜宿曉行遇城市多  
阻是以遲也若募三千人人馳一騎從間道行可立至  
耳不五日果達大吏知謀出自君凡軍需及他疑讖悉  
謖問得君言以爲決初署河洲調會甯會甯屬鞏昌民  
俗樸穰之官數身俗乃丕變然地高多旱軍前資輓糧

粟大吏令於豐稔處各糴萬斛赴之會甯方亢旱羣昌  
知府高某以歲豐報君奮然曰歲祲地瘠振貸且不暇  
反誣上以虐民乎值總督查郎阿公按會甯君慷慨陳  
白公動色檄責高高斲之尋據他故齟齬君君坦不置  
意將告歸民號泣請留大吏廉知之乃寢其事高亦旋  
自悔焉嘗經涇肅間見瞽者挈少婦行瞽貌猙惡而婦  
容甚戚君疑而執之一訊具服蓋婦家靖遠從父就食  
他邑與瞽偕行瞽似盲實見中途殺父古廟中偪婦爲  
妾耳於是瞽者伏法數郡咸以爲神事在靖遠君聽察

得雪例進一官。靖遠知縣方望義竟移其獄。讓之人。以此益重君。

論曰。望塵請友者眾矣。五交三黜。勢居首焉。世之從仕。羨之不已。則出於伎求之不得。遂變爲攘者。可勝道哉。昔柳子厚願以柳易播。退之亟稱之。方君之讓功。靖遠也。同列咸笑其愚。而君志顧益決。其庶幾無媿子厚矣。余童時聞君曾祖修撰。廷鑑嘗饒李氏宅。發樹得窖。金召而還之。鄉里傳爲盛事。讓固其世德歟。



隱俠傳

朱和介三

劍俠大著於唐。今其術絕。近得一俠。在壽陽間。而不能知其名。曰隱俠云。俠行天下。多賊達官。與有權力之人。若無勢而非所名稱者。則不手屑也。未幾而漕師爲所敗。乃下符壽州。官吏致此俠。曰不獲。卽以縱盜糾苦官。州大恐。不知所出。或曰。是需滿翠亭者。而翠亭者。何是能風影索賊者也。遂召翠亭。翠亭辭曰。凡屬盜。縱無踪。皆著翠亭手。此江淮之異人也。妄致九州。怒誦之曰。此漕師下符。所素盜不獲。則漕糾我官。我死汝杖翠亭。曰。

願死杖州乃立致翠亭妻子於獄迫翠亭行曰急努力  
苟違期日妻子杖死矣於是翠亭哭而行行楚豫之間  
三年跡之終不得歸至於金陵宿一旅舍樓抵暮微被  
酒因涕泣慷慨自語忽聞樓板踏然從樓上下一人曰  
翠亭良苦時雖喜而其人目可燭腰一劍翠亭大駭曰  
若爲誰其人笑自指曰若索此三年今來面猶不識乎  
翠亭虛得名矣翠亭惶恐謝忽不見翠亭嘆曰俠則師  
視我面此欲一出其伎耳安望其更來耶頃之俠更來  
攜酒飲翠亭既醉卽卧翠亭榭翠亭錯愕欲縛之手禁

終不敢因亦睡去。比曉視則戶開而榻無人。翠亭又太驚。一日恢復至。語翠亭曰。若歸可至壽州三十里界亭待我。及翠亭至。俄先之矣。語翠亭曰。而先歸。白而州主我。劍俠非盜也。豈州縣所能捕。而我之來。凡以爲翠亭也。當受械數日。俟出壽州界。則行倘不利於公也。則吾劍血濡縷。取其首去矣。翠亭曰。不敢。後出界。果械存而人不見。





書周氏女事

周 鎬 懷西

周氏。浙之溫州人。祖鳳岐。爲元和令。晉海州牧。所至有廉惠聲。卒於官。父學淺。力絀。不能旋里。乃寄孥吳中。隻身走幕。閩越十餘年。無耗息。女偕幼姊。依母。顧紡紵。自給。已午間。吳中大饑。女年十一二。隨母就食。崑山舅氏。舅貧不能容。母女絕食。松江販賈張某。覘知之。託聘待年。以利。餽媒。鴛母。母慘闔室。駢死。勉從之。時女方稚弱。撫畜無異。稍長。知人事。不見所謂張某者。仿其所爲。復不類。治生事心益疑竊。叩所親。曰。張君業賈耶。所親哀

其愚曰。疾行以爾。作奇貨。女聞驚慟幾絕。卽截髮。務面  
跣足。佯狂。吽呼。血淋漓。見者碎身折剪。刀兩股。置牀頭。  
霍霍如淬。七首張不敢近。人亦無敢問名者。母聞往視。  
女奮出。抱母痛哭。目如電。謂母曰。速行。若不欲兒生者。  
若欲兒生者。見幸。未辱兒。終不以受辱。玷祖宗。母速行。  
矣。母出。控之。令令疑其詐。愬之。守守不問。年餘不能直。  
當是時。合河康茂園先生。秉臬於吳。以興民恥。振士風。  
爲首務。寃滯悉解。母遂扳轅。呼籲。先生停輿。問狀。立飭。  
張并女至庭。見其儀。止。端重。反詰之。女泣曰。門衰祚薄。

閔適鞠凶。兒求活。活母也。先生曰。然則何悔。女曰。借毛之鳥。必避。搗糞。愛潔之獸。必避。山獺。鬼雖薄命。不忍爲。取夫。居奇。先生奇其語。詳問世家。乃宰昭文時。同寮友女孫也。大驚。呼謂母曰。始吾爲女。洗冤。今當爲女。主婚矣。願欲擇何等婿。母謝曰。婦以貪活。失母道。今事已彰。何敢望貴介子。但得名諸生。以遂攸託。雖寒不計也。先生因大蒐紫陽書院。得元和蔣生寅。家貧。力學。事孀母極孝。三十未娶。審其貌。豐厚。有福澤。遂以實告。生請白母。先生乃召其師尤君世補。並其姪棠。轉白母。母曰。嗟。

乎。是吾邑賢父母周公之後也。乃至此乎。吾聞女貞者必孝。婦烈者必賢。循良之裔。感久必昌。此女而貞且烈也。雖無門閥。吾當聘求作佳婦。何疑爲。先生聞之。感嘆爲具箕帚。諏吉以待。適先生晉秩江藩。是日拜命。卽令撤燭送歸。蔣氏與生成禮云。

徐君傳

洪亮吉 雜存

君諱大榕字向之武進人爲山東萊州府知府萊州邊海俗刁悍難理及君蒞任民情翕然未幾以州民張子布事落職繫獄子布性鬪兀娶羅女爲婦子布外出婦弟有良狀姊轉鬻他所子布歸詢婦所在子良無以對遂相與毆鬻有良強毆子布斃時有良母在側有良恐毋漏其事因并毆斃母有頃子布復蘇有良遂以母死誣子布知州事郭某卽據原報申轉君廉知情實駁令改正郭某堅執不從一方大吏爲郭所蔽反以失出罪

君立奏削君職繫濟南府獄事且不測君剖案牘尾作

訴狀令所親赴刑部控告有旨令尚書胡公季堂

侍郎吉慶公赴平度獻其獄讞日忽非時雷電大震一

時官吏失色有良不待刑詢卽將弒母狀盡情供吐事

乃大白卽日復原官旋調泰安府知府尋又有泰安縣

民張承宣夫婦一案承宣爲張培嗣子素不爲父母所

喜培與妻朱氏及張成文等共商將承宣夫婦勒死移

屍一里外桑園內以白縊報縣又誣縣學生薛枝與承

宣婦姦爲培夫婦猝遇遂羞愧自盡君細核情節不符

移獄府中親讞之。逾月始得其實。縣亦堅執原讞不從。別請委官檢驗。逾發棺。日傷痕與君所指一一不爽。乃抵張堽等罪。君在山左屢平大獄。益有聲。遂調濟南。凡諸府有疑案。必委君覆訊。無不得其情而止。君見地明決。又善揣度情埋。遇疑難事。他人血膚不能決者。其真偽曲折。君輒以談笑誘勸得之。平反凡數十起。傳者以爲神明。同官屬吏亦自以爲遠不及也。平時達觀過人。里居日常賃地一廛。卽料量竹石。位置亭館。然賃券實不過二十年。人或泥君。君笑曰。吾以寄興耳。二十年後。



豈復有所謂徐大榕哉。余嘗舉以告人曰。若徐君此言。則士大夫之求田問舍。規規爲身後計者。可不必矣。

敏求軒述記卷六

丹徒陳世箴後林輯

三孝子傳

沈德潛 稿士

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卅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之大姚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子向堅字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宗族隣里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路之遠山川之阻戈鋌之擾潛狙虓虎之虞與盜賊剽掠人羣人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葢一笠披

丁帖走萬里外。越關隘數百重。將至滇。滇人誅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以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間諜也。向堅告以實。慟哭如嬰兒。眾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而泣。蠻獠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舁籃輿。怡然無辛苦色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傳其事。同時孝子又得二人。曰顧廷琦。曰劉龍光。

顧廷琦。字佩堅。長洲生。父繩詒。崇禎庚子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旣定。廷琦徒步入

蜀黧面赤踝前後閏四寒暑始扶櫬歸中閭川水暴漲  
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高山險巖墜深淵  
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廷琦  
之成都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藪處者呼號路  
側誓不欲生由遵義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殷繼周黃  
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腦橋側廬  
墓數月往返一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欲白矣詳載  
廷琦自撰入蜀記畧中。

劉龍光字蓼蕭亦長洲生父廷諤官益王長史國初道

梗不通。龍光始以省試歸。至是扶病往。達建昌。蓋府故人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告以石澗語。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澗在閩粵交方。今官道阻。兵須間道可達。龍光冒死穿藤峽。一縷天踰白石。筍萬仞。蟻旋而下。血漬雙足。過山麓。果遇母於石澗空邨中。名見娘邨。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父先一年死矣。奉母扶柩歸。孝養十餘年。母沒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沈子曰。三孝子行。吳人視爲極難。而孝子之心。若孩提亦能之者。吳江計孝廉東。性不肯下人。獨以師禮事黃。

孝子嗚呼。孝廉之學殖才華。果出孝子下哉。



周監軍傳

全祖望 紹衣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爲棲烟先生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公無子撫先生以爲子已而推恩受任先生讓於同祖昆弟其一卽刑部郎元孫其一卽思南守元懋時人賢之及國難刑部從亡海上思南祝髮從酒以死而先生從戎仗節論者有三珠樹之目先生少負大畧其所交好華毅烈公默農王忠潔公石雁陸節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我庸族中則囊雲不過數人相期以忠孝於世俗貴介統緒之習



慶如也。東江建國先生與其諸弟百公先生元越赴之。錢忠介公疏授明經。仍援文穆遺恩授郎署。先生不受。遂以白禡叅軍事。悍帥爲梗。先生不得展其志。迨國亡。重趼入榆林。時諸公避兵者多。先生弗盡與通也。而周明水功及囊雲皆在焉。大喜。四人無日不相過從。偶不及過。則如坐針氈中。所倡和詩。務期僻思澁句。不類世間人所作。然後脫囊。經營慘淡。得之屋顛樹杪之間。聞亦與高僧解齋參禪。機鋒橫出。榆林在萬山中。先生日走其間。足爲之蹙。亦不顧其家。累請返故居。不許。歲中

唯再展文穆及所生墓道則一至祠下信宿而已先生  
故擁文穆遺賫以輸餉忠介幕府蕩其十五戊子力救  
華王二公之難又蕩其十三至是雖行遯尚從事於窮  
島之聲援遂盡廢其賫而先生捺行彌厲黃蘗脫粟麻  
衣草履極人間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嘗作捉鬼者  
傳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予以爲不盡然其以  
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  
則人之形更厲於鬼方且與人爲祟而人不知人自入  
於祟中而鬼亦不知雖曰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

祝之日。通日。眠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面。曠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壽張險。設與抉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嘯者。若敗者。若止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颺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若乃攜之瓮中。仍壓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錮之間。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

無不似矣。不甯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卽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知其鬼。視其人。卽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也。晚年周明死。王事囊雲亦卒。水功返城。居先生乃往來郊城之間。高武部九子之社。先生與焉。未幾。諸公相繼卒。先生雖離羣索居。然雄心未已。寫捫蝨圖以見志。圖

成歎曰。今之江左。並桓元子。亦何可得。年八十餘。卒於家。

記方山人事

王友亮 對亭

方自然。歎之開騷。對人少失。母稍長。父遣之就塾。儻服  
賈議婚。又辭。問何願。曰願學道也。迨父死。服闋。徑往終  
南。道乏。乞食逾月。乃至。山外舊有寺。寺後懸崖千仞。古  
木盤藤。陰森洞黑。雖樵豎無敢過者。方毅然入。崎嶇澗  
谷。再遇虎。三遇蛇。無退縮心。久之至一洞。左右列坐老  
黃冠五六人。上置石牀。如何尊客。因長跪。洞外三晝夜。  
諸叟畧弗顧瞻。忽有鶴。警少年自外來。竟上牀坐。諸叟  
雜拜。方亦叩頭。亦已。少年拱手。還語無一字可解。然數

數顧方似屬意者無何起去方急從之筋力憊甚蹒跚  
行幸望之常在百步外如是三日又抵一洞少年徑入  
方在外泣拜自陳少年笑麾之曰去學遊大難無自苦  
汝不聞此中爲富貴捷徑乎有所求當令悉如願耳方  
請如初怒咄之弗動乃招人問曰得毋饑渴乎飯以胡  
麻飲以甘醴趣令寢詰旦徧摩其體嘆曰若無仙骨奈  
何雖然若心堅不可虛來意出一卷授曰熟讀之長生  
卽在其中也方素不知書至是啓視皆如故識拜受歸  
稍語人以前事旣而深諱之索其書輒答曰藥方耳遂

以醫名。治療有神效。今年八十餘。貌侏童子。步履若飛。雅不入城市。岳水軒。夢淵在徽州。徐太守幕。聞其名。思招致之。同幕李某與方善。因託爲介紹。開騷距城二十里。李欣然命輿往。半道憩於茶亭。方之徒某已先在。謂李曰。奉師命來阻先生耳。江甯岳公若先枉駕。自當報謁。豈可招之使來乎。李愕然返。具告岳。益共神之。岳素好神仙。吐納之術。所著金丹佩觿三卷。卽日攜往。就正焉。山人曰。公然有見地。可惜能言不能行耳。翌日入城。答拜幕中。觀者如堵。山人默無一言。或問休咎。笑曰。我



醫人非日者出書還岳。且爲改訂數條。卽辭去。乾隆甲午夏。水軒爲余言。并出書觀之。字皆作懷素體。勁逸不凡。

濬縣守城書事

趙懷玉 億孫

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之亂自京師以下蔓延直隸山東河南河南則濬濬二縣被害尤甚九月一日濬縣民李文成等謀逆事連濬縣文成者習白蓮教與同縣人馮克善牛亮臣推宛平人林清爲僞天皇皆以八卦爲號一卦之長僞稱王餘亦各有僞號而統於林清清將以九月十五日起事文成等謀以其日應之九月一日濬縣知縣強克捷聞其謀掩捕文成亮臣置之獄九月六日雞鳴時克善踰城而入內賊應之共斫縣門強君

闔門死難。把總戚雲龍戰死。巡檢劉斌。教諭呂某。典史陳寶善皆被害。訓導趙心戒降。遂據滑。推文成爲主。分衆奪據濬縣道口鎮道口。漕運貯兌所糧之所聚也。濬距滑二十五里。城中兵不滿百人。衆洶懼。知縣朱鳳森守北城。管河縣丞董敏善守東城。典史徐嵩齡守南城。訓導王三畏守西城。佐守四城者。邑之貢監生員。而董君則予同縣人也。縣城爲明崇禎間重修。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六尺。樓櫓尙完固。時民心惶駭。董君備諭以城可守。狀民志乃定。自被圍後。軍書皆董君掌之。新獲

毘近道口賊爭不得它如東西十里舖淇門屯子裴莊  
白寺皆鄉勇固守賊不能破城之西衛河環之賊至無  
所容故棄而不圍東南二門受敵最甚連請援兵不至  
朱以憂勞成疾不能視事內外軍書及督率捍禦並屬  
董君唯與上官文書則仍以朱名安眾心也時火藥將  
盡軍械又不足董亦憂之聞十年前有私販硫黃賊貯  
於廬得二十餘斤又苦無硝括諸銀工復得硝近十斤  
縣民黃選能爲火藥得藥四十餘斤伐竹爲噴筒以廣  
火器初有鐵工五人爲賊製械時在縣獄至是出之俾

造刀鎗。炮彈。於是守具畧備矣。十五日攻城甚急。賊掠婦女於浮邱山。酣飲高會。下瞰城中。勢張甚。初守城士。有倦臥者。呼之。卽起。後則扶之。乃起。至是扶有不起者。董君進行慰勞。涕泣獎勸。眾始復奮。十七日。河北鎮總兵及撫標中軍參將等。各率師至。闔城始有生望。十一月二十六日。濬縣西門開。以食時。啓。哺時閉。十二月一日。城中獲賊九人。董君鞠之。送大營。斬七人。釋二人。八日夜。西北城下。又有賊數十人。欲乘城上。巡邏者。畏以石。始散去。十日。濬縣城破。濬縣始解。巖而濬之。倉穀。

亦盡矣。二十九日始造冊詳報被賊害殺之官民及戰死之鄉勇團練之紳士是役也。始於九月之朔。至歲終而止。蓋四匝月矣。強君死事甚烈。一門盡邀。

褒卹。固已廟食百世。朱君亦荷加銜鼓勵之。

旨。華君財於守城最勞。籌戰備。至家室已預爲死計。而能讓功於朱。而不居其後。自以三汛安瀾得遷。可謂難矣。使假以事權。展其猷畧。功豈在疆。臣聞帥下哉。



書李恭勤遺事

洪亮吉 雜存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



歲生也。屬余迂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無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嵯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

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川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  
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  
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裒聚絲粟。則元氣不  
復。余旣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  
都。卽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譙會。不  
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鱗服之刻絲顧繡者。  
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譙一客。成都將軍者。新蒞  
任。不爲置酒。則太愬。愬則破例乘其家山。抵任日饋一  
羔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

屬至。謹以此佐家燕。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媪爲饌。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卽見。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

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僣從無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命視學貴州。營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迓於道左。

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辱使迎不徇情  
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  
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頗感回聞  
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日  
伊於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  
爲官大吏者勸

書裘文達遺事

洪亮吉 稚存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余入詞館。距公卒已二十年。不及見也。然余所蒙識拔者。皆文達所識拔之人。時時告語曰。裘文達某事某事云爾。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憩。賓客門下士往來者。於聞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者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閤者至。公側耳語。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

大定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  
事大。嘗辦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人取之。徧給乃止。公  
食前既廣。又賓客常滿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  
午。尚求其食客有慍者。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  
皆餓。天厨頗克食之人。豈矜矜於裘某之一餐乎。且主  
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乃解。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  
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  
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

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畱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濶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畱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卽挈孝廉巡歷聽事側兩廡。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遂徑入。見榻上亦有卧具。遽命僕撤出。貯聽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卽安置此。但



出必須鍵戶。慎勿啓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廳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卧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面曰。歲修爲數五十。若旁有卧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稿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爲一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疎節。

濶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故因文達連類及之。自數公以後。風氣又變。非鑽營競進之士。及以賄交者。不閒閣款客矣。前一事。袁布政鑒爲言之。後二事。皆畢宮保言之。宮保自言愛才。已不及公十之一二。余識公子及孫好春。軒者亦曾一詣焉。



鮑志周傳

張庚 浦山

鮑志周字景濂。杭州餘杭縣人。性至孝。幼喪父。泣血苦  
出葬。後讀書鄉塾。常往哭於墓。一日歸晚。母見日赤腫。  
疑同塾角戲。痛斥之。後家人見其哭墓。泣曰。昨何不言。  
曰。恐傷母也。年十九。補弟子員。旋食餼。雍正七年。拔貢。  
成均。八年冬。簡往陝西。明年攝邠州。淳化縣。淳自明季  
殘於寇。今猶未蘇。志周極意撫循之。宿弊悉除。冬。饑。民  
謀徙。志周親往。藉戶口。計當社兩倉。儲穀。足支四月。則  
麥期近。乃屬耆老。告以毋轉溝壑。爲之泣。民亦泣。由是

無出疆者。肅州需軍米。檄淳三千石。志周發穀屬民。領  
碾不以役督。曰。差役卽擾民。何堪。米竟先期交運。陝甘  
兩省多荒地。雍正間。議令三年墾復。十年升科。淳前令  
已申報可墾者千數百頃。志周知地瘠現耕者尙多。三  
年一易。謂之歇地。况久荒乎。擇稍可墾者。援折算例。請  
於上官。入告。報可。時州牧難之。志周堅持。竟得請。退語  
人曰。我別母之官。母訓我愛民如子。不變民。是負母訓  
也。治淳未二載。前流徙蜀漢間者。咸歸業。以內艱。歸。乾  
隆四年。服闋。赴補。時河南兩災。奉命往協賑務。賑者

城考城合以君故得上考明年補濬縣治濬如治淳中  
丞爾雅圖器之調祥符甫受事管河同知移書刻期徵  
民夫四百志周以非公概不應六年江南災明年

上命修河南米麥協濟米須碾運府倉七千石縣倉九  
千石事孔亟會城碾戶盡役於府志周赴朱遷鎮集米  
商告曰舊例照折起運贏歸官今以官穀照拆易爾米  
贏歸爾眾歡諾不日以足麥購於市他邑民皆苦之志  
周潛以人雜諸商賈市糴數足而民不知中丞爾雅圖  
榜其堂曰循良師表旋擢本府清軍鹽捕同知未匝月

肅彰德府整率有方。中丞益賢之。復榜其堂曰治擬。冀  
黃題請知衛輝府部以非題缺議駁。中丞仍檄署之。會  
畿南二麥歉收。移文河南邵邑備貯。衛部責糴入萬志  
周置之屬邑。數請曰無庸。境內商販赴彼日數千石。食  
自足。不外需矣。一經官購。則當截商。商截則市價必昂。  
隣民未濟。我民先病。且麥不可久貯。勢必借糶。易穀不  
滋累乎。已而果不需麥。九年得代。返汴疾作。遂卒。志周  
公明清敏。坦懷接物。出之肫肫。其性也。在淳化時。有重  
囚周寵。穴獄亡。法曹祿報人。志周亟命掩捕。時例禁嚴。

限滿不獲落職協緝翌日邑民知之恐循吏去失所天  
各自起了男四出佐緝有三原民故健步能索叛亡一  
月過淳村里惟見婦女怪之詢由或告以故其人曰此  
非淳人所能吾當密偵之婦女聞之圍繞爭脫奪珥賂  
之致懇未幾果獲其令祥符也有黑衣人自稱尉氏縣  
鄉役子緣張某姦彭某妻因謀死親夫事父捕未獲勒  
限重比婦現居臬署旁張現充臬署庖人丐公達之志  
周即帶黑衣人往獲訊不諱黑衣人曰有天矣言訖不  
見彭係著者乾隆四年水災夫婦逃荒往中牟依姪不



龍存復轉徙道逢張姦其婦以剪股織醫者姪証詔合獄成移尉氏事猶未發覺。黑衣人者鬼爲訴也。至今汴人猶傳異云。

張庚曰。昔孫樵書何易於事數則。史官據之。入循吏傳。其言質爲可信也。余與鮑君皆浙人。里居阻迥。生未之識。乾隆己巳來汴。士民及官茲土者。籍籍稱之。近有自關中來者。亦述其治行名。豈虛附哉。餘姚周君燦如。僑居大梁。次其政績。乞余傳書之。僑史家採擇焉。

書汪光翰

王士正 贈上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恒駐節功州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並檄甯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驍戰死百口皆遇害惟士驍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驍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勢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渠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

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  
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  
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  
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  
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

書獲劉之協事

揮敬子居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九年，教匪大頭目安徽太湖劉之協以訟事赴質河南扶溝。十月十五日丁酉，聞陝西白河教匪事發，跨黃羸夜走，遂入郟縣，聚徒眾作賊。自稱天王劉之協，於是陝西、河南、湖北、四川教匪皆起。官軍勦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萬萬。

皇上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己卯，今分巡吉南贛甯道潯山廖公寅蒞葉縣，擒之協送。

京師伏誅西市。教匪既失本師，遂解竄。經畧額勒登保

等以次討滅四省乃平先是廖公長公子以省覲至葉  
葉屠賊衝列兵城門爲守計長公子雜候騎出五里所  
於柳樹下見一人貌怪偉露膊坐肩入於鬢卽賊黨也  
大榮也疑之返以色目告城門兵朱中林歸署舍脫鞵  
鞵方濯足而大榮已從之協至城門與中林相識跨柵  
語中林給使入城大榮指之協曰張掌櫃也強之入參  
飲於肆而陰洩於中林長公子聞報徒跣赴肆中手拉  
之協佩刀斷其禪繫之協俯護禪遂扼項仆之廖公率  
吏卒縛之協擁至縣蓋之協敗於鄧州去其眾思迂道

入南陽再起故過葉也。

皇上以廖公功

賜花翎。

簡放鎮江府知府。旋擢今職。河南遷官者數人。冀大榮亦

賜把總銜。今益貴矣。長公子者名思芳。敬前在南昌。長公子不以介紹見。下馬入門。爽拔之氣。照左右曰。思芳行天下。多願交。思芳拒之。今聞兄高義。故至此。思芳不喜讀書。毋混我。然忠孝大節。不敢辱知我也。其自

命如此。

恽子居曰。敬以屬吏事。廖公幾七年。厚德。退讓君子也。及交長公子。始知公少時常貯米竹籠。負走三十里。餉二親。劔背陰雨。常瘡。瘡然。又聞在河南。驕帥有索賄者。力拒之。拔刀砍館垣。斷其刃。帥氣懾而去。蓋仁者之勇。發不可遏。知長公子之風爲有所自矣。

邢福姐傳

熊寶泰 善惟

邢福姐友材女。潯縣鉅橋人。貌端麗。楚楚不類農家人。年十九。適袁顯。合養子興。旺顯合後。妻任氏。夫死後。奇淫。最後與牛文謹密。文謹黠而暴。諸姦畏之。見福姐至。皆驚。福姐性嚴重。不妄與人言笑。見任氏室。諸姦雜還。怒形於色。而諸姦艷其貌。挑以言色。拒之。使任氏誘之。醜詆之。若不能喻其意者。於是日給福姐一掬米。使不得飽。使興旺明言之。曰死耳。吾弱女子。不能殺人。能自殺也。子爲男子。不能庇其妻。吾以死自庇矣。偶見姑與



蓮姐與人言笑輒避去蓮姐任氏攜前夫在室女諸人  
聞之恨次骨聚謀強辱之與旺與長語福姐懼辱夜出  
將溺於河出門里許大風揚沙不辨路遲明遇素識人  
送歸母家父母悉任氏責其夜逃亟偕之歸福姐曰死  
無所矣文謹逼有材書女再逃杖死勿論材不識字唐  
有惠書散歸是夜二鼓福姐已醉與旺聞打門急則唐  
敬存也入任氏室文謹與之謀喝任氏與旺裹縛福姐  
鞭數百福姐求滅燈死無恨文謹怒不力使敬存易牛  
筋鞭之福姐罵不絕口有嫉不勝痛楚大聲叫呼隣人

唐再諱亦文謹黨也。聞聲越牆至，乃易大繩縋於梁，使  
福姐足離地，再諱躡身持繩，鞭至五鼓，油盡燈始滅。敬  
存亂撲以死。文謹使與旺以刀割其頸，作自戕狀以逸。  
時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官捕諸姦，真之法，儼從見福  
姐身無完膚，驚傷不忍視。鞠時，友材曰：「女兒幼聰明，長  
嫻婉，能知人意。嫁歸時，時垂淚曉起，母見其枕必濕，別  
時若不得再見者，然女伴皆曰：『福姐好，姑嫁與旺，故戀  
戀如此。』今日方知其負奇冤，知民情不能爲之昭雪，故  
不言也。言已哭不成聲，與旺媿媿言之。若言他人婦者，

無不切齒云。

桂之樹軒居士曰。近時里正見溺死人。輒撞以竿。使流入他境。他境亦然。三日沈矣。使福姐死於河。亦若是耳。而諸姦徇其家如故也。衛輝知府因送兵徇行館。聞窗外少婦啼甚悲。使奴燭之。不見人。靜復啼。且遠。且起視。几上報福姐牘。適至。驚曰。吾聞烈婦聲矣。幕下士以一婦殺數命。爲講堅持之。於戲烈矣。是亦可哀也已。

順德節孝婦黃氏傳

張九鉞 度西

順德縣倫教村婦黃氏年十九而嫁夫性慙爲人佐刺  
船與乙角戲乙失足溺水法論抵減死成貴定官符下  
妻免命婦搏膺呼曰妻從夫義也焉有官府而陷人不  
義者不聽從吾當自剄其頸謹詣縣門官改容增婦名  
遂盡鬻嫁時物奉舅姑自製竹擔荷具隨夫行黔去粵  
四千餘里有九谿七盤之險夫中途患痢劇婦侍湯藥  
滌常踰拭葶帶掖之行薄險則以身負兩公人聳敬不  
忍徒費醫沿村唱勸孝順木魚歌賣錢易肉食奉其夫

木魚歌者粵東土音也。聞者酸楚爭贖錢以贖夫病。尋  
瘳。達戍所居十七年。生一子二女。而夫沒。初婦私冀邀  
恩赦。奉夫歸。及死。聞舅姑尙在。急以負夫骨歸。請縣請  
驚。例戍所死。卽瘞其地。不聽。返婦壘。而踰縣門。穎連連  
觸地。血流被面。伺官出入。輒哀籲。凡二十餘日。官讚曰  
剛哉。婦吾當成其義。力白上司。得報可。婦卽日懷牒文  
裹夫骨。負於背。筭置小兒女子。身行長女。嫁農家子者。  
牽裙泣揮之。不顧時黔東多虎患。白晝出官道。傷多人。  
捕之不息。而俗禁骨殖。不許入旅店。婦日汲澗水燒松

杖以繫夜宿古廟。躡虎所殘人骨血。狼藉中昂然不少。  
動路人爭呼好勇婦。好勇婦竟歸倫敦村。婦齒既長而  
黑醜惡。又語雜羅施音。隣里駭爲鬼。各走避。忽野外  
有老叟熟視之曰。兒歸耶。指道旁纍纍而翁塚也。而婦  
僵墻陰不食已一日。婦奔至墻陰。得婦兩目。眇眇甚。  
婦引其手拊裏中骨。及管中兒女。姑抱而咽。婦大號。管  
中兒女亦號。聲震林木。風起鳥皆悲鳴。隣里稍待來始  
奉姑。就屋以居。順德人士以其事入詩社賦者多。至五  
六百首。讀者爲泣下。羊城馮孝廉公侯者。勇義人也。聞

其貧無以贍姑。走告同儕。炎曰。中搆張目如炬。五尺而  
斂番鏹一百枚。使授婦。有敵盧溥用矣。而順德李侯。使  
其允士人。請給匾曰。節孝。含辛。導鼓樂。旗幟金字。大書  
周子寬之妻。節孝。黃氏。旌其門人。遂名其詩曰。含辛集。  
婦入黔十九年。而歸人。或呼之曰。女蘇武云。

周思南傳

全祖望 紹衣

吾鄉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思南沉涵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律，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真所謂有託以逃者耶。其在和尚中，當爲唐子。然而不愧孤臣矣。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按思南諱元懋，字桂礎，一字德林，文穆公應彬長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權揚關，奉使蜀中歸，知貴州。思南丁內艱，不赴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文辭置身館閣及



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唐中葉宰相無足以抗之者，明矣。郎君其勉之。先生大喜。東江建國先生服尚未闕，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啓潛亦招之。先生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痛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削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酒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

詭乞去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卧呼  
月酌之月落呼雲醉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  
至又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其城西枝隱軒中每晨起輒  
呼其子弟斟之子弟去則覓他人或其人飽出則携酒  
榼之於其所往斟之不遇則執塗之人而斟於是浮石  
十里中望見先生者皆斟避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  
既積飲且病几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  
之說進先生輒叱而去之否則張目不答先太常公嘗  
規之曰耶君不思養身以待時耶先生爲之瞿然乃不

飲者三日既出三日纔飲如初先生雖困於酒乎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接止者雖甚醉輒蹙然起一一接之無失詞傾其所有以輸之惟恐其不給也以是盡喪其家庚寅吐血不可復止竟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王書哭之曰德林之倔然狂放於麴蘖間箕踞叫號俾畫作夜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肯哉斯言德林之所以爛然長醉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族子齊曾曰嗚呼叔氏之心豈爲血當與嵇紹王琳一腔熱汁

合。聖。釀。人。側。悉。化。爲。水。陶。爲。醜。以。澆。天。下。不。義。男。子。不。  
爾。莫。慰。其。心。也。同。社。高。士。韓。國。祚。諫。之。曰。知。雄。守。雌。爲。  
天。下。器。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  
嗚。呼。先。生。不。死。於。丙。戌。而。死。於。庚。寅。不。死。於。水。而。死。於。  
酒。其。四。年。中。巧。戕。酷。賊。以。自。蠱。其。朱。皇。甫。東。生。之。流。與。  
吾。故。以。爲。三。相。尙。之。最。苦。者。

述記卷六終